續近思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續近思錄

(一)

張伯行集解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續近思錄序

自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口。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輯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倣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彙訂朱子之書者。余於四子近思錄。服膺有年。業爲集解一書。因又念朱子會通羣儒之大成。卷帙繁多。諸先正前後掇輯。不遺餘力。其惓惓爲道之心。可謂至矣。夫斯道期於不孤。故承先啓後。吾黨之責。朱子廬窮鄉晚進之有志於學者。或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而輯近思爲入德之門。蔡氏熊氏以至汪氏六先生。又恐朱子之書遽難卒讀。爰擇其精粹明顯。關於身心。切於行習者。各出己意而纂集之。務使全體大用。靡不具備。固亦猶是朱子之意也。獨怪世之躬列儒林者。不爲俗學之卑陋。則爲曲學之支離。冥然悍然。如失舵之舟。日飄泊於顛風巨浪中。與時浮沈。茫然莫知所止。噫。是不惟獲戾四子。而實重負朱子。其亦不思而已矣。竊嘗念學聖之道。莫要近思。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程子謂近思者。以類而推。而眞西山又以爲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則知義類精微。未有不由於眞切平實之地。玩索尋繹。而凡行遠自邇。升高自卑。殊非躐等淩節空虛無據者所得與也。信乎聖學之階梯。日用躬行之科級。非四子近思錄無從入。非朱子

續近思錄。不尤爲學者一大憾事哉。第余往歲輯濂洛關閩書集解。其於朱子文集語類諸書。略勤摭拾。不無散見於諸先正各集中者。茲錄雅不愛其重出。故於諸先正集中。或刪或補。未能強同。要其關於身心。切於行習。備乎全體大用。條分類別。精實而詳明。當亦無殊旨也。爰不揣固陋。謬爲詮釋。冀有發明於前人未盡之意。且期無負乎朱子誨誘後進之深心。夫然後正學光昌。聖人之門庭。昭然在目。而登堂入室。庶不患其難幾及焉。吾深願天下學者。自周程張四子而外。亟與恬吟密咏乎斯編。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續近思錄目次

卷之一
道體七十四條
卷之二
論學八十三條
卷之三
致知五十七條
卷之四
存養四十二條
卷之五
克治四十六條
卷之六
家道四十五條

卷之七
出處三十九條
卷之八
治體二十八條
卷之九
治法二十五條
卷之十
政事五十一條
卷之十一
教學二十五條
卷之十二
戒警四十四條
卷之十三
辨別異端三十一條

卷之十四
總論聖賢四十九條
共六百三十九條

續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

此卷論道體。黃勉齋所謂無物不在、無時不然、流行發用、無少閒斷者、是也。學者溯本原而窮其究竟。則學問之綱領在是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浩浩。廣大流行之意。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道非有形體之可見也。然有與道爲體者。如天地之所以高厚。日月之所以運行。山川之所以流峙。人物之所以變蕃。莫非自然之理爲之主宰乎其中。程子所謂活潑潑地者。乃道體之本然。無一毫虧欠。無一息閒斷。固浩浩然廣大流行而無窮盡者也。學者卽形下之器。以求形上之道。切而驗之身心性情之地。實而體諸倫常日用之閒。存養省察。致知力行。以馴致乎位育參贊之效。庶道體之浩浩無窮者。卽在吾身而不至虛存於宇宙矣。此朱子親切示人之旨。與夫子川流之嘆。子思鳶魚之察同。薛敬軒謂孟子左右逢其原。可見道體之無窮盡。正此意也。

張伯行集解

朱子曰。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精麤本末。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道體渾然者。就其全體而言之。所謂理之一也。其不可以毫髮差者。就其各具而言之。所謂分之殊也。世之學者。略觀大意。厭格物致知之功爲支離。其於道也。但識其渾然之大體。以爲其中無所不具而已。豈知渾然無不具之中。由精及麤。自本至末。辨賓主之異位。審內外之殊途。如權之於輕重。如度之於長短。毫髮之閒有不容以差失者。故君子之求道也。昭之以文章。別之以條理。密以致其詳。察以致其明。辨雖一縷之微。在所必析。雖一毫之細。各有攸分。豈好爲支離哉。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分殊而理未嘗不一也。又何害其本體之渾然者哉。此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所以相須並進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閒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閒。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皆生於天地之閒。惟人得其秀而最靈。故人之氣。卽天地之氣。人之理。卽天地之理。貌言視聽之形於外者。氣之爲也。顧又智謀之蘊於內者。理之爲也。人性本於天命。則天人豈有二物乎。形色卽具天性。則內外豈有二理乎。此道體之流通貫徹而無閒隔者也。君子知之。所以事天以誠其身。踐形以復其性。通天人合內外而無不盡其道焉。此人之所以與天地參也。衆人蚩蚩不能見得。則雖生於天地之閒。具生人之形貌。冥然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而求以肖其德。又安知所以爲人之理。而求以盡其道哉。是則雖曰得其秀而靈者。要亦與萬物無異矣。可不惜哉。）

朱子曰。天命之性。處處皆是。但只尋時。先從自己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天下無性外之物。凡有一物。各具一理。是天所賦之

命而物受之以爲性者。流通徧滿。處處皆是。大而天地之高深。細而淵魚之飛躍。莫非性之昭著而不可掩者。但汎而求之萬物。不若近而驗之吾身。須先從自己身上尋起。如惻隱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仁。羞惡之發。可以尋吾身之有義。推之辭讓是非皆然。則天命之性。賦與於我。無少欠闕者。豈不昭然可見。所以邵子說性者道之形體。蓋道無形體。觀性之具於人者。仁義禮智。眞切不混。則道之形模體段。於此呈露。而不爲懸空影響之談也。

朱子曰。仁只是箇渾然溫和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元亨利貞。天之四德。而元者善之長也。人得之而爲仁。渾然溫和。穆子所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也。以氣言之。則爲天地陽春之氣。蓋四時之中。春主溫和。發生萬類。而一歲之運。皆此生氣之周流。春之爲氣。貫乎四時。猶仁之爲理。包乎四德也。以理言之。則爲天地生物之心。蓋天地無心。以生物爲心。萬物生生不已。莫非二氣絪縕之所爲也。仁之爲德。主於生物。自親親仁民愛物。雖分有不同。而莫非一念慈愛之所推也。與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不誠同流而無閒也乎。故君子之禮仁長人也。雖剛柔不同用。威惠有異施。然無時而非陽春之氣。無念而非生物之心。此其所以與天地合德者與。

朱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爾。此卽孟子之語而申言之。警醒人之不由道也。世之視道爲遠而不由者。疑道之爲物。窈冥昏默而不可知也。不知道之在人。蕩蕩平平。舉凡日用行事之閒皆是也。卽子臣弟友而道存焉。卽視聽言動而道存焉。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四達交通。眞若大路之共由而不可離也。豈有高遠而難知者哉。特人之所病者。在乎蔽於物欲。安於偷惰。甘心自棄。不肯由大路而行耳。夫舍大路而不由。則必入乎歧途。履乎曲徑。勢且墜坑落塹。陷其身於險巇荊棘之中而不能出也。豈不亦大可哀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此言道之切於人而不可須臾離也。夫人非食無以充饑。非飲無以解渴。聖人之道。存乎人倫日用之閒者。循之則得。違之則失。豈不如饑者之資夫食。渴者之資夫飲哉。然饑渴之於飲食。

弗徒甚切而不可離。抑且至近而無所難也。聖人教人體道。不外乎夫婦知能之理。如經傳所垂。只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取之至近。如飲食然。人皆可以充饑而解渴也。是以君子之於道也。皇皇焉汲汲焉。不啻饑渴之切身。必求得夫飲食然後快也。無如世之學者。自外於道而不明不行。是猶任其饑渴而不知飲食也。雖聖人其奈之何哉。

朱子曰。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聖人之道。精麤本末。雖無二致。然有高遠處。如中庸所言位育參贊。配地配天之類是也。有平實處。如中庸所言子臣弟友。庸德庸言之類是也。朱子之意。蓋欲學者知道之有高遠。則不以淺近而自域。知道之有平實。則不以空虛而自誣。中庸言進德之序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邇也卑也。卽平實之道也。如爲子盡孝。爲臣盡忠。爲弟盡悌。爲友盡信。其事至平而無奇。其理至實而無妄。由是而上達焉。卽高矣。由是而推暨焉。卽遠矣。道之高遠者。卽在平實之中。不可舍平實而求高遠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高如天。若不可階而升也。其近如地。則亦可以履而行也。正與此章同意。

朱子曰。天理渾然。然謂之理。便是有箇條理的。故其中仁義禮智。合下便各有一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後來旋次生出也。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渾然者無分別之貌。然旣謂之理。則其中各有條理。非無分別而相混雜者也。故天理渾然之中。而仁義禮智。森然畢具。以其得天之元而爲仁。以其得天之亨而爲禮。以其得天之利而爲義。以其得天之貞而爲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如五行之各一其性。四時之各殊其氣。自其發而觀之。則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所謂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昭然可見矣。若當其未發則

莫見端緒。欲明其何者爲仁。何者爲義。何者爲禮爲智而不可得也。但見其渾然若無分別而已。使其裏面果無分別。是仁義禮智。非天命之本然。所性之固有。而爲後來添設之物矣。又何以隨感而應。各有條理乎。故言天理。已包仁義禮智之四德而總名之。言仁義禮智。則是分天理之件數而條舉之。可見天賦人以形。卽賦人以理。而仁義禮智。各有一理不相混雜者。合下完具。如太極之包陰陽五行於其中也。

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朱子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卻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姓陳。字才卿。陰陽消息。雖曰兩端。只是一氣。所謂進退消長者。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非一進一退有二氣也。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非一長一消有二氣也。故只此一氣之消息。貫徹古今。綿亘天地。無限事業。皆從此出。然則陰陽固一而兩兩而一者也。他日又曰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與此。蓋互相發。

朱子曰。在天地則爲陰陽。在人則爲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錮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陰陽者、天地之復也。善惡者、人心之復也。卦明天運。爻本人事。故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陰爲不善陽爲善。復卦上五陰下一陽是初。正當沈迷蔽錮之時。其端甚小。其力甚艱。獨能愼獨審幾。隨起隨覺。隨覺隨復。其悟也忽然。其興也勃焉。此便爲法天自強處。卽便是天地陽動處。張南軒曰。於此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

及其守之固居之安井井有條毫不萌則无妄也卽誠也卽天道也此正推出所以元吉處然觀聖人以此贊顏子知顏子之所爲獨稱好學者功厥在於不貳過矣

朱子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乾元何以資始蓋萬物受氣於天始者氣之始也坤元何以資生蓋萬物受形於地生者形之始也然則氣以成形雖同出一原而天施地生則微有先後也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爲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略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天命之初性與氣俱者蓋惟成形而理乃賦焉者也若無氣質則將何處安頓乎卽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便無歸著性附於氣猶水載於物也特偏言之則皆不是耳惟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皆非者誠以有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不齊有性則亦可知仁義禮智之各足也觀夫子言性相近孟子之道性善聖賢皆有未盡之意而程子此言發明深切甚爲有功矣大抵此理難於分曉秦漢以來諸所記載多於此中夢夢唐韓退之作原性雖略近似而終不甚明至二程子出乃始闡發無餘蘊而此理得以大著焉他日朱子又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皆此意也

道夫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朱子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

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道夫姓楊。字仲思。氣質之說起於張程。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闡發明白。令人觀感。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而前此無人說到者也。卽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其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雖說得近是。但不曾分明說出氣質之性。則此三品實從何處得來。夫孟子之說性善。只就本原處論。亦未說得氣質之性。所以尙費後人分疏也。至於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惜未覩張程之說耳。若張程之說早出。自不消許多紛紛聚訟。今而後諸子之說可盡泯而此理益明者。張程之功於斯爲大也。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

子謂情可以爲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因問可欲之謂善之欲如何。曰。此不是情欲之欲。乃是可愛之意。心貫動靜。統性情。故未動爲性。已動爲情。要皆攝於一心。惟心有是情。則發而爲欲。欲者七情之一也。由心性情欲四者類觀之。心猶水然。性其靜乎。情其流乎。欲其波瀾乎。但既曰欲。則離道心而爲人心矣。此處危微緊關。出乎此便入乎彼。故不能無好不好之分。所謂好者。如我欲仁之類是也。所謂不好者。私意橫流。天理潰決。波翻瀾湧。駭目驚心。雖欲隄防。不可得已。此則何嘗是本然之情。緣性而發者哉。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爲善。則是情之本正。從性中流溢者。原無不好。而今日之壅決至此。固非情與性之罪。亦非心之罪。而實繼起之欲所釀而成也。至孟子所謂可欲之謂善。則可欲者猶曰可愛云耳。豈情欲之說哉。信乎望慾如防水學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朱子曰。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此合人物以論性也。性之至精至粹。不可磨滅者。如日光然。故人物所受之不同。亦如隙竅之有大有小。而受光因之有大小也。若能本體廓然。無可限量。則凡彌綸布濩之處。何在不受其光。只爲人物都局於形質。終是難得開廣耳。惟其不得開廣。所以在我僅有受光之隙。則在日亦祇爲容光之照。即如螻蟻至小。便只知得君臣彼其分義。凜然若不可犯者。何嘗不到精粹地位。特此外則皆不知也。然則性體之全。原自蟠天際地。人與物自局之耳。故惟盡性之聖人。有以極參贊位育之能哉。

朱子曰。人物之生。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此專就氣質言也。人物之生。各與一元妄

理固自足。然其賦形於天者。人得其正。物得其偏。便已合下不同。而隨其所賦。偏正之中。物得其偏者。或清明。或昏濁。靈蠢各殊。人得其正者。或清明。或昏濁。敏鈍亦微判。此生人生物之大較然也。顧人物同生於天地。而得命爲人。則又當不爲氣質所囿。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況實明且強者而容或貪哉。

朱子曰。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造化流行。發育萬物。凡一草一木。無不條暢敷榮。此皆天地和平之氣所薰蒸洋溢而出之者也。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又曰。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周子之窗草不除。卻子之滿懷是春。皆能善體天地者矣。

朱子曰。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胡氏名宏。字仁仲。號五峯。所著書有知言共六卷。未動爲仁義禮智之性。已動爲喜怒哀樂之情。心則統攝性情。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故胡氏知言有曰。性立天下之有。言寂然不動者。能衆理并包。以爲心之體也。情效天下之動。言感而遂通者。能時措各得。以爲心之用也。心妙性情之德。言渾淪動靜而體用具足於中也。此言至精而至密。古之聖賢。所爲治性制情以存養此心也。

朱子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

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此言性只是理。欲見性者。仍於情之發處驗之也。論性而不識性。則何以盡性。然欲識得性而必鉤深索隱以求之。又烏知性是甚麼物事乎。蓋性卽是理。理者何。仁義禮智而已矣。特是仁義禮智四者。亦無形狀可見。只有此理。便做得無窮事業。其所以發而爲情。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可驗也。卽如藥性有寒熱。亦無形狀見得。只是服去則寒熱立驗。便是藥性矣。故知性只有此理。順其理之當然。則陽舒陰慘。皆足調劑太和。反其理之自然。則剛燥柔濡。皆能銷鑠元氣。識性者識此而已。今人不察。而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而實非性也。盍返而自驗之哉。

朱子曰。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命字有兩義。天命謂性之命。則是繼善成性。全賦於我。初無限量者。指所稟之理而言。理蓋無不各足也。性也有命之命。則是時數遭逢。隨其所値。實有限制者。指所稟之分而言。分故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惟知其爲所稟之理。則窮理盡性以至命者。至此而已。知其爲所以稟之分。則樂天安土以立命者。立此而已。

朱子曰。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此見人當窮理以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又曰。人受於天則爲性。凡此皆不過指點出名目以示人耳。其實神明默成。存乎其人。豈是卓然一物可見者乎。惟有窮盡吾心之理。舉凡天下之事物。無不有以格之。則性卽理也。亦可作一物觀也。自在其中而不須他求矣。是故聖人罕言性。蓋聖人之言。無非天理。無非仁義禮智。性原自在其中也。學者誠欲性之卓於吾前。亦只於此心此理驗之而已。

朱子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汙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煞用氣力。以水喻性。水本清。性亦本善也。然水有清濁之分。因盛水之器有淨汙之別。則性有昏明強弱之異。亦因氣稟之有偏全。習俗之有善惡之殊也。究之水本然之清未嘗不在。性本然之善何嘗不存。但既經汙濁之後。便猝難得清。必須澄之乃清耳。故擇善固執以復性者。亦必由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煞用氣力千百倍其功。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而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革之俗染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人之稟於生初者。有性有情有才焉。性者、仁義禮智。心所具足之理也。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之感物而動也。至於才。則心動於惻隱而能行其仁。心動於羞惡而能行其義。心動於辭讓是非而能行其禮與智。故便是情之會恁地者。惟情所欲赴才能達之情與才絕相近也。特是情遇物而發。任路陌之曲折。皆懸空臆想而可通。乃涉於虛。才則曲曲折折。都要隨路陌而徧履其地。爲麗於實耳。性情才三者之說如此。要之性情統於心。才運於心。千頭萬緒。皆從心做起。而心之爲用大矣。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爲一大體用則如何。朱子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

陽言則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體用雖無定所。然而亦有定者。蓋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所以見在底便是立其體。後來生底便是致其用也。卽如人不有此身。何以能動作。然而此身便是體矣。若不能動作。又何以成此身。然而動作處便是用矣。淮之覆幬者天也。現在高明底是體。萬物資始流形各正處便是用。持載者地也。現在博厚底是體。萬物資生品彙享嘉處便是用。卽就陽言之。必先施而後生。則陽是體。陰是用。又就陰言之。必由靜而及動。則陰是體。陽是用。然則體用之無定而有定者。反覆類推之而皆然矣。

朱子曰。性同氣異。祇此四字。包涵無限道理。性卽理也。理安有不同。特氣則不能無清濁厚薄之異耳。知其爲性同。便人人可以盡性。知其爲氣異。便人人當克去其偏。以復其本然之性。故祇此四字。有無限道理包涵蘊蓄於其中也。學者亦詳味而自得之耳。

朱子曰。知主別識。意主營爲。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此明知與意之辨也。知者心之神明。能察衆理。故主別識。意者心之所發。能理事幾。故主營爲。知近性近體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性所固然。體自有覺也。意近情近用者。萬事之投。皆從此出。情所必達。用自不窮也。若夫所知益擴。則在格物以致之。立意較然。則在致知以誠之而已。

朱子曰。惟心無對。天地間無獨必有對。惟心無對。蓋心之體至宏。心之用至廣。可以籠括古今。可以彌綸天地。可以職萬物爲同體。可以合萬化於一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人有之。人人皆得而盡之。雖事業冠百王。道德師萬世。要只完全此心而已矣。夫孰得而對之哉。

朱子曰。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心是箇運用的。只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此見天人一理。而人不可不法天也。天以生物爲心。只有箇春夏秋冬底四時。循環迭運。歷萬古而不易。蓋春者生物之始。夏者生物之通。秋者生物之遂。冬者生物之成也。人體天之心爲心。只有箇仁義禮智底四德。具足於己。應萬事而不窮。蓋仁者惻隱之心。義者羞惡之心。禮者辭讓之心。智者是非之心也。然此四者。於人爲仁。而爲衆善之長。於天卽爲春爲元。於人爲禮。而爲衆美之會。於天卽爲夏爲亨。於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於天卽爲秋爲利。於人爲智。而爲衆事之幹。於天卽爲冬爲貞。所以便是那四者。惟人之心至虛至靈。亦是箇運用流轉的。只有此四者之理。循環不息。故亦如天之只有春夏秋冬。此外更無別物可言也。人奈何不法天以自强哉。

朱子曰。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此見仁爲四端之首。所係尤重也。仁義禮智。便如四時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者。必春間發生起來。然後苗而秀秀而實。所由成始而成終耳。若人而不仁。便失其本心。百事皆妄猶之春間不曾發生。到夏無緣得長。而秋冬尙可望其收藏乎。此仁所以爲衆善之長。君子務在體仁長人。以爲禮義智所從出也。

朱子曰。人只是此仁義禮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人只是這四德配天四時。如在人爲仁。於時爲春。在人爲禮。於時爲夏。在人爲義。於時爲秋。在人爲智。於時爲冬。是也。既有此四種心。蘊蓄精粹於內。故任地千頭萬緒。參差不齊。皆可以錯綜盡變。發用出來。如遇惻隱則仁心生。遇羞惡則義心生。遇辭讓則禮心生。遇是非則智心生。無一不措之裕如也。然則人生百年。無窮事業。孰有外於此四者哉。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心者人之神明。明德者、虛靈不昧之本體也。自天之所賦言之則謂命。自人物之所受言之則謂性。自主乎身而具衆理應萬事者言之則謂心。自得乎天而極其光明正大者言之則謂明德。其名雖各不同。而其實則一而已。無二道也。

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有生之初。各具有知覺運動者。乃氣以成形之所爲。物所同也。成性以後。各稟有仁義禮智者。乃天命之賦予於我。人所獨也。若徒具知覺運動於身。而不能全仁義禮智於心。則將何以自異於禽獸乎。

朱子曰。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此見靜所以立動之體。而善動之用也。元始亨通時節。造化流行。乃誠之發用者。誠之通。陽之動也。利遂貞正時節。功用成就。乃誠之收斂凝聚者。誠之復。陰之靜也。然靜極而動之理實起於元。當隆冬沍寒之時。陽氣旣盡。乃於元肇其端。是動之端倪也。而葆眞有自。則本乎靜之體矣。動極而靜之理實要於貞。當霜雪隕落之候。陰氣旣凝。乃於貞還其本。是靜之本實也。兩儀極而通。則著乎動之用矣。至於動靜互根。循環不窮。則四者之中。惟

貞之用爲尤大。蓋貞也者。於時爲冬。惟其蓄精儲神。斂藏凝固。所以到得春來。發生有力。是固萬物之所以成終而卽其所以成始者也。觀於天道而人道可知矣。故人自形生神發而後。雖不能不動。而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正以平居能湛然虛靜。一理渾然。無所偏倚。如秋冬之斂藏不露。則自然動皆中節。應事不差。而不失其本靜之體。直如春夏之發生滋長。仍然利遂貞固矣。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哉。然則動靜雖互根。而靜尤其切要者矣。

問、先生答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朱子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相似說禪。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說亦太寬。上蔡姓謝。名良佐。字顯道。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程子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也。孝弟、用也。此可見仁特愛之未發者。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未免蹈空。有似禪機。況以覺言仁。是以智之端言仁矣。又龜山言萬物與我爲一。此說亦太寬。故不如以愛言仁之較實而緊切也。問、此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是仁之量。仁者固覺。謂覺爲仁不可。仁者固與物爲一。謂萬物爲一爲仁亦不可。體與量不同。體便是仁底本體。量則所包者大。故覺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覺爲仁則不可。與物爲一。亦仁者分量所及。但以萬物爲一。謂仁又不可。蓋仁主於愛。愛之理卽其體。二者之說。皆涉於迂遠也。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但只將知覺說來卻冷了。知覺固有生動底意思。但若論仁之生意。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何等鬧熱作用。今只將知覺說來。卻冰冷矣。而何以爲哉。

朱子曰。孟子說仁人心。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存得此心。不患他不仁。人有此身。便具此生理。心者身之所主也。故孟子曰。仁人心也。

此語極親切有味。心自是仁底物事。特患存之之難耳。人能持敬以涵養此心。不至自戕其生理。則心之既存。自然慈祥愷悌。純是太和元氣發生出來。尙何患其不仁乎。故又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

問。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朱子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智較義更是截然。更是收斂者。蓋彼雖聰明用事。似乎發洩於外。然而只知得是非。則智之本量已盡。更無別作用處。非如仁義禮之或溫厚。或剛斷。或發揮。尙有許多施爲也。故彼只知得是仁不是仁。是義不是義。是禮不是禮。是非既定。便自截然了當。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主張矣。豈不收斂得更快。此智之所以屬陰屬順也。

朱子曰。看仁字當幷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又曰。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箇慘烈剛斷意思。禮是宜著發揮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而聖門卻只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意思在這裏。到宜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宜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又曰。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而成始。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

不窮。胳合無閒。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此三說皆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也。首一說言仁之界限宜清。中一說言仁之功用甚大。後一說言仁必與智胳合而後爲發動之由也。蓋仁無所不包。當幷義禮智合觀之。然後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隨處發見。處各有界限見得分明端的也。否則雖知仁之爲幷包。而何以知其時措之宜各不相侵乎。又仁無所不貫。而仁義禮智四者。亦各有意思所在。如仁是箇溫和。義是箇慘烈剛斷。禮是宣著發揮。智是收斂無迹。吾性中底意思各不同也。而聖門必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居其先。爲三者之統貫。無仁則禮義智皆不能行。有仁則禮義智自然充裕。故惟常存得溫厚和藹底意思。酣暢飽滿於中。則隨感而應。施無不宜。或宣著。或剛斷。或收斂。自然而然。雖不相侵而實相成矣。又仁爲元善之長。實首四端。而智則天地正固之理。所謂貞者事之幹也。故能成終而成始。夫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元氣雖貫四時。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所以仁智交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軸。惟有其發動所由。然後此理之運轉循環不窮。而其脈絡之通。亦胳合而無閒。若不貞則無以爲元。信乎智之能成終始而又仁之所自出也。合觀三說。論仁之旨。孰有外於斯乎。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五性有仁義禮智信。今言四德而信不與者。蓋信是以誠實底意思。貫徹此四者之中。而後仁義禮智乃爲實有而非假設也。四德非信不行。而信已藏於四德內矣。卽如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而非土則不足以載木火金水四者。又如土於四時。無定位。無專氣。寄王於四時之季月。每季各十八日。或謂戊己屬土。故王於戊己。然土位中央。季夏居一歲之中。又當火金子母之候。是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此所以成五行之序也。月令之載中央土。以此觀

五行之有土。王於四時。而五性之有信。貫乎四德。亦猶是矣。

朱子曰。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物物具有知覺。皆能運動。如飲食牝牡之欲。其蠢然者。若與人無異矣。而人之受天地清淑之氣。稟仁義禮智之德。凡飲食男女之類。爲能以理制欲。而粹然於中者物則無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此有無之間耳。若併其有者而亦無之。又將何以自別於物類哉。

朱子曰。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仁者、大公無我之謂也。若少有己私以間之。何以能公。故惟無私則公。公則仁矣。如水本流通之物。中間略有阻隔。便流通不去。己私之障塞亦猶是也。打併了障塞。則心體廓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豈不滔滔地去乎。學者當知所以自克矣。

或問仁。朱子曰。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便見。如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行乎其中。若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己復禮。私欲盡去。純是溫和沖粹之氣。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此指出仁之氣象。使知實用其功也。四德之理難看。四時之氣易看。故欲知仁者。只就氣上看便見矣。如元亨利貞。非四時之氣乎。然亦未可輕易看過。且如春夏秋冬。備四時之氣者。卽所謂元亨利貞也。春時、乾元坤元。資始資生。盡是溫柔和厚之氣。充滿流動。而人得之以爲仁。溫厚和粹。便是這春生氣象。至於夏秋冬雖不同。皆是春生之氣。鼓舞浹洽。以成就乎其中。而仁者愛人利物之

心。則亦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曉得此理。便見得克復工夫。乃私欲盡去。天理流行。純是溫和沖粹之氣。而吾心全其生理。則萬物皆有生意。是亦春時氣象。貫夏秋冬。而全體乎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豈難知者哉。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卻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人止一心。安有上下。必欲以形而上下論。則如肺肝五臟之心。實有一欲可指似。形而下者。至所謂操舍存亡之心。自是至虛至靈。空洞無物。而極其至。則可以彌綸天地。囊括古今。神明默成。不可窺測也。由是觀之。五臟之心。偶有受病之處。猶可用菖蒲茯苓等藥驗症以培補之。若操舍之心。一有受病。便邪氣交侵。元神斲喪。雖有盧扁。末如之何。豈用藥所可補乎。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則微有迹。比氣則自然又靈。形而上者謂之道。性卽理也。故心比之則微有著迹。若比夫氣之運動者。如耳能聽。目能視。手能持。足能行之類。自然又靈活不滯。無可捉摸也。然則形而上下固可不論。而但當求爲神明不測之心。毋徒如肺肝五臟局於一物焉則幾矣。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朱子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無事時虛明不昧者。本體洞然。所謂在天之靈也。故便是心而非氣也。然心何以能虛明。緣此理具足。蘊於中者無少欠闕也。故便是性。至於感物

而動則非性也。而已發而爲情矣。此心所以統性情而體用具攝其中也。惟橫渠說得最好。其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者。一則言其形體。一則言其周流。此釋天與道名義。蓋總說也。其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者。一則以理託氣而附著。一則以理託氣而運行。是就人物上說。此正釋性與心名義也。觀此而可曉然矣。

朱子曰。有這性便發出這情。因這情便見得這性。因今日有這情。便見得本來有這性。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性藴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故本性而發爲情。因情而驗得性。又因今日之情。驗得本來之性。此可見道之體用。即在人之性情而凡戒懼愼獨於未發已發之交者。自不容已矣。

朱子曰。心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耳能聽、目能視、手足能持行。皆小體耳。而心獨爲大體者。正以其有主宰之謂也。然使靜時爲塊然之心。至動時方能應用。則何以立天下之大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乎。故所謂有主宰者。動靜皆然也。言主宰則凡其混然體統者。藴之爲性。發之爲情。皆有以兼攝之而無不具在其中。又豈儱侗一物而於性情全無區別哉。此吾心之所以靜爲存動爲察。而君子務先立乎其大也。

問、心性情之辨。朱子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心如五穀種子。有此種則包裹生理在內。便是性。陽氣發生。敷榮條達處。便是情。所謂未發之前。種種胚胎。已發之後。盤盤皆穗。推而論之。物無不然也。而心性情蓋可知矣。

朱子曰。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天命之性。有非形容贊歎所能盡者。非空虛渺冥之謂也。只將骨子實頭處開發出來。明白透亮。使從事性學者得所據依。有實地可以用力。乃於言性爲有功也。實地者何。仁義禮智四字而已。只此四字。蘊蓄無窮。發揮不盡。學者能因言以求其意。而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者。實可返求諸己。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異人任矣。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麤者也。又曰。舍心無以見性。舍性無以見心。此解性、心、意、情、志、氣、六者之義也。性卽天所賦之理。萬物同出一原。非有我之得私。稟而受之而衆理具足者也。心則一身之主宰。而凡物皆供其役。使受其統攝者也。意者、心方萌而發爲意。尙在念慮之微。情者、心方觸而動爲情。則見於事物之際。志者、心之所向。比於情意二者。又較著力矣。氣者、卽吾之血氣。從心運轉。而充溢乎百體之間者也。比於五者。則屬之形器而較爲麤迹矣。凡此皆人生所自具。而心與性爲尤要焉。是故養性端在存心。舍心卽無以見性。而盡心由於知性。舍性亦無以見心。心一盡則知性知天。舉凡意情志氣。莫不受治。噫。此吾人一心所以統攝乎性情。而意於此誠、志於此持、氣於此養也。心之爲用大矣哉。

問、仁與道如何分別。朱子曰。道是統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

父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仁與道原有分別。蓋道者統全理而言。仁是道中一事。卽如道路雖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可通。學道者從仁亦通得去也。故中庸分言道德。以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爲五達道。以智仁勇爲三達德。正以君臣等各當盡道。而德則所以行此道者。如止仁止敬之類。只可謂德。不可謂道也。然則道統其全而仁特一事。於此可見矣。

朱子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朱子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程子言敬。曰主一。曰無適。曰齊莊整敕。然總會之。只是不放肆底意思。言誠。曰自性言之爲誠。曰閑邪則誠已存。又曰。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然細參之。只是不欺妄底意思。學者欲實下工夫。亦由辭以得其意焉可矣。

問。道與理如何分。朱子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卻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道是路。理是條理。固是如木之理。成文不亂。然理卻與道微別。道者猶綸布濩。流動充滿。實包得大理。卽道中之理。脈絡分明而已。觀子思子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是爲道之宏大也。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是爲理之精密也。

朱子曰。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康節云。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

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道者日用事物所當由。所以訓路字。如人所共由之路也。理則各有條理而不亂。各有界瓣而不侵。故理之所在。卽道也。康節亦謂道如道路之道。雖屬無形。而行之見於事者皆形也。是以坦平正直。昭然共見。卽有未知由者。亦可問塗於所已經。從此而升堂。從此而入室。蓋千億萬年間。行道之人。未有不知其歸者。獨奈何舍正路而弗由乎。

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盛。不其恕乎。此卽天地之道。明忠恕之義也。維天命之流行。實於穆而不已。不其爲天地之忠乎。而在學者爲盡己。在聖人爲至誠無息者可知矣。天地變化。和氣感召。而草木蕃盛。不其爲天地之恕乎。而在學者爲推己。在聖人爲萬物各得其所者可知矣。

朱子曰。程子穀種之喩甚善。有這種在這裏。何患不生。此見人心之可用也。程子曰。人心如穀種。此喩甚善。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自有生以來。便具一箇生理在內。故此心如五穀種子。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漸而萌芽。漸而滋長。漸而發華啓秀。斷不使莨莠之害嘉種。將見其生生而未有已也。然則有這種在。何患不生乎。如或挫折其芽而不知護。蔓延其草而不能芟。是自棄其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顧具此美種。曾覓稗之不如。遂使此生有用之心。不至如槁木死灰焉不止。吁可慨也夫。

朱子盡心說曰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牿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

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重六無外者天也。而性中健順五常之德爲稟其全。故人心虛靈之體。萬理具足。廣大無際。廓然亦無限量。與天相肖。惟其牿於形器之私。局於形而囿於氣。滯於見聞之小。縛於念而牽於欲。故心以有所蔽而不盡。苟能窮究事物之理。由物格而知至。一日豁然貫通而無所遺。則有以全其廓然之體。復其本然之初。而盡心由於知性。知性可以知天。凡吾之性大無外。心大無外者。直與夫天大無外相肖而不違。蓋卽此而一以貫之矣。

朱子曰。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當見得。不假毫髮意思安排。不著毫髮意見來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天地間萬事萬物。皆可隨時度勢。權宜變通。所一定不可移易者。理而已。蓋理之所在。若著些安排意思。則未免阻滯。若著些夾雜意思。則未免游移。惟見得既眞。絕不容毫髮私意於其間。所爲譬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而毅然獨行其是。則可以慊然於心矣。夫心之所同然者。理也。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又安見先聖後聖不若合符節乎。必如此方是學問究竟處而得所歸宿者也。

朱子曰。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精微。當必有以自得之。道之體。天命之性是也。道之用。率性之道修道之教皆是也。其理淵深微妙。難以驟窺。而聖經賢傳之所發揮者。則甚明白而可考也。惟虛心則不以先入之見爲主。靜慮則不以浮動之氣相參。將聖賢之言。返身自驗。使視聽言動。合乎天則。子臣弟友。循乎天理。道之全體大用。時時呈露於日用躬行之間。則夫規模之廣大。如發育峻極之體。吾德性中自具者。有以會通而無蔽。曲折之精微。如三百三千之用。吾問學中宜盡者。有以

閎悉而無遺。道之體用。當必有以自得於吾心。而聖賢所言者。果非紙上之空談矣。

朱子曰。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道者、理之總名。如言聖人之道。君子之道。以其通行於上下古今。爲人物所共由之路。實該衆理而總名之曰道也。理者、道之細目。如仁義有仁義之理。禮智有禮智之理。推之孝弟忠順之類。一事各有一理。不相淆亂。乃就道中之條目。細加剖別出來。故謂之細目也。所謂性者。卽天所賦仁義禮智之理也。以其具於人之心。與生俱生。故不曰理而曰性。以其見於所行之事。各有條理。故不曰性而曰理。要之道也。性也。理也。或分或合。或體或用。各隨所在而言之。皆兼攝於吾心。以因應乎萬事。而窮理盡性之功。誠體道者所宜盡也。

朱子曰。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道者。人所共由之路也。其大本則原於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具於吾心。夫豈別是一物哉。但於日用行習之中。隨其當然之事。返觀而內省焉。久當自見其所以然而不容已者。然非有實體之功。雖略見髣髴。亦豈能有所得乎。必也虛心以尋求之。游意以涵養之。積其操存省察之功力。庶幾有得於己。而不爲虛見也。如顏子竭博約之才。而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而後能唯一貫之傳而無疑也。欲有得於道之大本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乎。

朱子曰。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理。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此欲人眞實體認道字也。道不須求之幽隱。向別處尋討也。蓋只此道理。須臾不離。非是別有一箇道理。

忽然有見於目而可得而攫挐之也。如是見道。是異端虛妄之見耳。豈聖賢之所謂道乎。聖賢之道。只是日用道理。如此則是。如此則不是。事事理會得一箇是處。此卽道之所在也。如手容恭則是。不恭卽不是。足容重則是。不重卽不是。推之事事皆然。道豈在別處尋討乎。

朱子曰。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此見性善而情亦善也。人生之初。物欲未染。天理常存。所謂赤子之心是也。仁義禮智。渾然在中。不以未感而淪於無也。及其有感。則仁而發爲惻隱。義而發爲羞惡。禮而發爲辭讓。智而發爲是非。無所假借。無所矯揉。若火始然。泉始達矣。未發而渾然天理。性也。中也。天下之大本也。隨感而此理便發。情也。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君子之戒懼愼獨。致中致和。亦求無失其生初之理而已矣。

朱子曰。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謂道之存亡在人。而非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其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固未嘗亡也。特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則道之或存或亡係焉。夫人一身既係斯道之存亡。而可遠人以爲道乎。

朱子曰。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卽物卽道。無乎不在。吾人當勿忘勿助。私慮淨盡之後。心目間活潑潑地。全是天理流行。其意象正如是耳。固非待有見於外。而後能自得於中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道者天下之公理。天地古今。皆道之所在也。其間是非可否。萬有不齊。而

決之於公。則於道無不合者。
故言道者亦決於公而已矣。

朱子曰。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凡所以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生一物便各與一无妄之實理。惟各具有實理。所以生生不窮。而萬物無不遂其安全也。天之體物不遺如此。然則仁之體事無不在者亦可見矣。

朱子曰。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人之生也。感陰陽之氣以成形而後有此身。然但就此身觀之。只是箇軀殼。若論此身之知覺運動處。實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徹內徹外。而人生百年。日在氣中也。人苟知所以愛身。可不思此氣之充塞於天地而善其養哉。

因說神怪事。朱子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天地之心平而已。人心平鋪著。則順乎天理之自然也。彼魑魅魍魎。一睹光天化日。且潛蹤匿影之不暇。而何所容其奸乎。若做弄用機巧。滿腔是人欲私心。則我雖人也。而此心實鬼怪百出。險巇萬狀。彼爲鬼怪者。安得不出以應之。是自招也。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人而不語神。要能自平其心而已。

朱子曰。大抵天下事物之理。停當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對、配偶也。天下事物之理。調劑停當。絜量均平。有一則必有對。無無對者。惟道則無極太極。至精至粹。無可比而偶之。爲無對焉。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形上謂道。形下謂器。是亦道與器對而未嘗無對也。對之時義大矣哉。

朱子曰。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人心之體。虛靈不昧。故此心之蠢動處。無不各具知覺。其覺於理者。道心之眞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之妄也。此危微之幾。學者不可不省察也。

朱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謂物必有則。以物之理言也。又曰。形而下者謂之器。謂具體成質。以物之物言也。要之理寓於物而無形。物本於理而有象。故張南軒曰。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之上下而言之。道雖非器。而道必託於器。禮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道託器而後行。器得道而無弊。在道不溺於無。在器不滯於有。故朱子解此。亦不離物而言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朱子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以形言者。謂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見得此理。故此言最的當也。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夫明道所以謂攔截得分明者。只在上下之間。分別得道器界止明白。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故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指器爲道而道滯於有。離器言道而道淪於無。豈所謂形而上下者哉。

朱子曰。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有人說只據眼前近處行便是了。又成苟簡卑下。有人說掉了這箇。上面自有一箇道理。亦不是。下稍只是謾人。聖人說下學上達。即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聖人與凡庸之分。只爭箇熟與不熟。道理不離日用。工夫即在平常。故只是眼前切近處也。夫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聖賢事業。便是這道理。欲求道理爛熟。只就切近處猛省向前行到熟處。見地自高。踐履自實耳。但學者卻有兩弊。有說近處行便是者。行之不極其盡。則道理虧欠。又成苟簡卑下。過卑之見也。有說離了切近。向別處尋求道理者。理既不是。便蹈鬧敗檢。下稍只是謾人。過高之見也。惟聖人說出下學上達。最是實落功效。下學者日用人倫之事也。上達者天理也。理只在事中。故即此切近工夫。做到純熟。愈平易愈精微耳。然則聖凡之分。爭箇熟與不熟者。凡人必待思勉。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自從容而中道也。人可不學爲聖人哉。

問。萬物粲然。還同不同。朱子曰。理只是這一箇。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萬物粲然。萃絲亂緒。那得盡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然道理雖同。其所處之分。自各不同。惟分不同。則當隨物觀理以應之。如君臣有君臣之理。仁敬是也。父子有父子之理。慈孝是也。以此類推。一物有一物底道理。萬物有萬物底道理。其粲然者仍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

凡未發者皆其性也。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不息。天運不窮。所以體用精麤。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卽道體之流行。示人以存養之方也。道無乎不在。通天下六合九州之內。純是箇天機活物。鼓動流盪。發用不窮。無間隙可容止息也。自其已發者而言之。則已發者皆喜怒哀樂之心所著見。自其未發者而言之。而凡未發者。皆吾無所偏倚之性也。卽夫日用之間。其統體則渾然具備。其散殊則如川之流而不息。如天之運而不窮。所以體用無遺。精麤咸貫。動靜迭運。本末兼該。洞然無一毫間隔。而道之察上察下者。鳶飛魚躍。隨其所觸。朗然於心也。其天機之發用有如此。然則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道何嘗一日不在人心哉。是所貴乎善體之者。

朱子與湖南諸子書曰。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此書言所見貴精。而後加功之有地也。朱子自言前此之時。於未發已發。認作此心流行之體。又認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者。皆所不合。及觀程子文

集遺書讀說。俱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時爲未發。則知當此之時。此心寂然不動者。卽其體。而天命之性備具。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中者心之所以爲體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之見於情者。此心隨處發見。卽其用焉。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者心之所以爲用也。此以知人心之正。貫動靜。該寂感。而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情性之德。然耳。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然未發之前。所爲寂然不動者。本然之體。旣不可尋覓。已發之後。所爲感而遂通者。自然之用。又不容安排。但平日持其敬。深其養。加功旣至。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膠擾其中。則其未發也。瑩淨如鏡之明。靜深如水之止。而其發也。自是乖戾不形。無不中節。此是裏面本領工夫。卽至外來隨事逐物。亦必以是爲省察克治之本也。夫然後於已發時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作何氣象。固亦可想見而默識之矣。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其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卽在致知。蓋爲此也。季明、名昞、故程子之答蘇季明也。論辨極詳。其言不一。而其旨惟一敬。曰敬所以中。曰致知在敬。曰涵養用敬。蓋爲此也。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而乃有以行天下之達道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

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向來講論思索。只因執心爲已發之見。遂以人生知識。無頃刻停息。一向從察識端倪處下工夫。於程子所謂涵養於未發之前者。不曾尋求。故闕卻涵養一段工程。究竟胸中既覺擾擾。云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內無深潛純一之味。外無雍容深厚之風。所見一差。害乃至此。此處誠不可以不審處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處卻指心體流行上說。非是事物思慮之交。與中庸未發已發之義。文意不相符合。故因其未當而正之。特不可執一言而盡疑其誤。亦不可因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各有不同也。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原性始也。乃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便不是性。正見專言性不得也。大抵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者。專言之則亦無體段可以名狀矣。誠知夫性情之妙。統攝於心。而動靜之功。貫徹於敬。則所見既精。雖不言性而無非性也。

續近思錄卷之二

論學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非學無以入道。希聖希賢。其功具在。知所適從之路。得其進爲之方。然後可以言學。故備著之。以俟天下後世之立志能自奮者。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孔子自言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其所志者。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此時便斷然欲學聖人。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故終造到聖人地位。蓋孔子是生民以來未有之人。其志亦是生民以來未有之志。吾輩今日讀書。便當思所志何志。所學何學。若立志不定。終不濟事。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學者急宜猛省。

朱子曰。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爲聖也。祇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孔子說、禮吾聞諸老

聃。這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有資質而加以學。其進殊未可量。蓋資質是全靠不得底。倘靠著自家明敏。便不肯去學問。如此積場下來。聰明日塞一日。且將大不敏矣。故雖資如聖人。亦必好學以考於古。下問以參諸今。若只就自家杜撰。更不加學問之功。便是凡下之品。豈可以爲聖人。須知聖人所以成其爲聖者。非有他法。亦不過祇是好學下問。知而益求其知。能而益求其能耳。如聖而在上者莫如舜。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是其好學下問也。聖而在下者莫如孔子。然當日問禮老聃。也是學於老聃。方知得這一事。是其好學下問也。學者自思資質何如大舜孔子。以大舜孔子尚且汲汲皇皇。不自滿假如此。況萬不逮於二聖者。而可不汲汲皇皇。以從事於學問之功乎。

朱子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工夫亦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怍。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從來剛強不屈一邊人最不易得。故夫子由中行而思狂狷。以今看來。這聖賢道理如許重大。若非剛硬立得脚住有力量的人。必不能有所成就。孔曾思孟一脈相傳。皆如此剛果決烈。方成大聖大賢。而道統賴以不墜。若慈善柔弱的。便就擔當不來。無濟於事。況世道衰微之時。尤喫緊要此等人硬著脊梁。獨往獨來。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之遭得喪之數。一不以動其心。這道理方靠得著。不至隨運會變遷。然能有此氣象者。只在平日工夫自反常直。毫無私曲。仰不愧。俯不怍。其氣既充。自然正大光明。浩乎常伸。有千萬人吾往之概。固不在他求也。學者欲立志爲聖賢。當先學箇樣子。曾子之所謂宏毅。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皆是箇做聖賢底樣子也。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成覵、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個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卽是畫脂鏤冰。無眞實得力處也。人性本善。皆可以爲堯舜。但人不自認。又不肯信。所以爲之不力。終覺敗落下來。故孟子見人便道性善稱堯舜。此正是第一義。教人向自家身上尋討。苟於此看得透。信得及。則當下便是聖賢。何處容得一毫人欲之私在心中做病痛耶。若信不及。則又有第二節工夫。如所引成覵、顏淵、公明儀說話。須如此發憤勇猛向前。以聖賢爲必可爲。毋少逡巡畏縮。日用之間。覺得有一毫人欲之私。卽便遏絕。不令停頓容留。此便是眞實下手。聖賢可學而至。外此更無別法。蓋人必有這一段奮迅興起念頭。方可下得實地工夫。不然。遷延委靡。終是畫脂鏤冰。究竟一生虛浮。全無眞實得力處也。其能免於庸下之歸哉。

朱子曰。學不要窮高極遠。只言行上檢點便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不遠人。故君子爲學。曷嘗有窮高極遠之事。令人無所依據。以爲從入之端。惟是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在言行上檢點得分明。便是至平至易日用切實工夫。今人論道。又別是一種話頭。只論理之所在。而不論事之當爲。只說心之所存。而不說身之所歷。其說至爲高遠。而蕩然無據。不可執守。流於空虛異端之歸。道非其道。而學亦非其學矣。其誣世而惑人也。不已甚哉。

朱子曰。所謂學者。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也。伊川先生有言。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伊川先生程氏名頤。字正叔。尹侍講名洙。字和靖。朱子謂言人便以聖爲志。言學便以道爲志。所謂學者。乃爲士者所以求至乎聖人之道也。然自秦漢以來。學有殊途。而吾人爲學。當知所尚。伊川先生有言。昔之學者處其一。今之學者處其三。有詞章之學。如班馬之文、李杜之詩、是也。有訓詁之學。如孔穎達、鄭康成之釋經、是也。至儒者之學。則以傳聖人之道。而非詞章訓詁所得與焉。故欲通乎道。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亦云。學者非他。所以學爲人也。人必至於聖人。方爲人道之盡。則能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豈有加乎此。可見不學爲聖人。不可以爲學。且並不可以爲人。觀二先生之言。其所以示人者。可謂至切要矣。學者其可不加體驗之功乎。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今都蹉過了。只據而今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古人小學之教。自能言時。一歲有一歲工夫。從少養成德性。到得後來去學。便易成就。今人都蹉過了。欠此一段工夫。然莫謂時過難學。但肯立志用功。只據而今目下地頭。便立定脚跟做去。一力向前。莫少退步。栽後來爲聖賢根株。補前日做孩童欠缺。則亦未爲晚也。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全無發憤念頭。究至老死無聞。空自枉過此生。雖聖人其能如彼何哉。

朱子曰。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無一事不學。無一時不學。無一處不學。學無止境。所當加時習之功。使其心惟在於是。而不知有他也。

故無一事不學。如處富貴貧賤之類。無一時不學。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不學。如造次顚沛必於是之類。蓋道理所在。無事不有。無時不然。無處不寓。必如是之學。方可無一息之間斷也。

朱子曰。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知以理言。能以事言。理有所未知。則必求其知。事有所未能。則必求其能。是之謂學。若已知而益求知。已能而益求能。孳孳而不已焉。是之謂習。蓋天下鮮生而知能者。而所知所能。又恐閱時而或忘。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尤不可以不習也。

朱子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天下事物之理。欲其能明。又欲其能行。二者不可偏廢。徒明不行。則雖知其理而不能履其事。是明無所用。不過空明而已。未可以爲明也。徒行不明。則祇率其妄而不能見其眞。是行無所向。不過冥行而已。未可以爲行也。此明善誠身之功。所以必交相爲用也。

朱子曰。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居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窮理則物不遁而識日長。然惟居敬而後窮理之功有所施。惟窮理而後居敬之心益以密。二者交相爲務而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古人之書。所以講明此理。而理又見於事爲之間。學者讀書。既窮究乎理矣。尤必博觀古今聖賢所以處事之方。其經權常變。適合乎理者若何。如此方始有實得於心。而不至爲空疏無用之學也。

問。且涵養去。久之自明。朱子曰。亦須窮理。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如温公只恁行

將去。無致知一段。涵養者存心之功。窮索者致知之力。二者相須。不可廢一。如車之行有兩輪。鳥之飛有兩翼。缺其一則車不能行而鳥不能飛矣。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內外交養本末相資之學也。如溫公只率其資稟之好。恁行將去。全欠致知一段工夫。究竟見理未明。卽其以正統屬魏。以孟子爲可疑。皆不能無偏蔽處。故格物致知爲夢寐關學者所當用力也。

朱子曰。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學問之道。知行二者。缺一不可。蓋實相須爲功者也。知非行則無所見功。如目之無足不行也。行非知則昧於所往。如足之無目不見也。故論先後之序則知爲先。必知之無不明。而後行之無不到也。論輕重之敷則行爲重。必行之無所遺。而後知之無所貳也。此君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學也。

朱子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吾人爲學。知之欲其明。而行之尤欲其篤。方其知之。既識其理之當然矣。如事親當孝事君當忠之類。而行未及實踐其事。則所知者尙淺。猶屬意見懸想一邊。及既親歷其域。而孝於事親忠於事君矣。則知之益明。眞見得有事親不得不孝事君不得不忠者。而勇往向前。爲之愈力。不能自已。非復前日之意味矣。故論先後則知爲先。而論輕重則行爲重也。

朱子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私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方正而無回撓之私。蓋敬以直內。卽尊德性工夫。戒懼愼獨是也。義以方外。卽道問學工夫。擇善固執是也。敬該動靜。義兼知行。聖學要領。只此八字。故一生用之不窮。程子嘗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卽斯意也。

朱子曰。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爲學工夫。不外擇執兩端。學者舍此而外。便無入德之方。如窮格天下事物之理。以推致吾心之知。此是擇善邊事。至於實其心之所發。而使意無不誠。端其身之所主。而使心無不正。立其極以爲家國天下之所觀法。而使身無不修。此則固執邊事。蓋始則在於能擇。既則在於能執。亦必執之事盡而後擇之功全。士之所以希賢。賢之所以希聖者。惟此而已。

朱子曰。爲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爲學之事。雖是無窮無盡。然其要只在明明德一句。蓋德者、天之所以予我。而我之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全恃此虛靈之體。君子存之。不過存此本然之明德。以日進於高明。小人去之。亦止去此本然之明德。以日流於汙下而已。人患在不能自覺其非。故德無由明耳。若能一念竦然。見得自家有不是處。則卽此一念之明。便可革其舊染之汙。而復其本然之善。而明之之端在我矣。爲學孰有外於此哉。是故自是之見。誤人不淺。學者所當深省也。

朱子曰。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古人爲學。不但是讀書。讀書其一事

耳。然去古既遠。聖賢言語。惟寄於書。故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但不可徒事口耳之功。須知古聖賢教人大意所在。只是誠正修齊治平數端。所謂學者。是學此等工夫。要逐件從此理會。若不讀書。便不知身如何修。家如何齊。國如何治。豈不誤了自家一生。今看聖賢之書。說修身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說齊家治國處便當如此有許多事。節節俱在那上。自家都要一一理會排定。停停當當。在這裏來便應將去。可見無一不是教學者底樣子。無一不是學者當做底樣子。必能從此著實用功。方爲讀書有益。不則將聖賢言語。徒向紙上看過。竟與自家毫無一些干涉也。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明義理。或尙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河南夫子、謂程子也。程子嘗言或讀書以明義理之指歸。或尙論以別古人之是非。或應接而處事物之當否。此三者、或之於古驗之於身。皆格物工夫所不可闕者也。能如此則物格知至。見之明、自行之力。而遇事不患其不立矣。然欲從事格致之功。又非可以浮騖紛馳爲也。必須屏絕外好。專一其力。不使少有所分。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則庶乎其進之易耳。學者若不從格致做工夫。將冥然無主。吾不知其何所操以爲應酬之地。而好異者又欲屏去事物。尙言頓悟。其不流爲異端之學者幾何哉。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最忌自欺。若此念有一毫未淨。雖終身爲善。究竟未曾實用其力。不過苟且徇外而爲人而已。須是打疊得淨盡。使吾意無一之不誠。而後實爲善以去惡。此心始可得而正。蓋誠意是人鬼關。必須用一刀兩段工夫。決絕斬截過得此一關後。方可進步有爲。故君子必戒欺求慊。

而愼獨以誠其意也。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人之一心至虛至靈。乃天所以與我。而天理之所在者也。不用則常塞而昏。用之則愈開而明。但當時時提醒。抖擻精神。終日之閒。著意用力。毋令昏昧懈怠。自然看得無限文字。窮得無限義理。若徒爲懶倦。不自振奮。一味放散將去。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卽看文字。俱無分曉。窮義理俱無著落矣。夫以有用之心而聽其昏塞至此。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循有序。故從事其閒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淩躐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幻。卑者溺於見聞。倀倀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聖門教人。不外博約二端。始從下學日用工夫。以造到上達精微地位。其閒循循漸進。自有次序。故人之從事於學者。博而有要。而不失之汎濫。約而不孤。而自得其條理。無妄意淩節躐等之弊。此學之所以多有成也。今之學者則反是。其高者好談幽渺。淪於空幻。而全無下學之功。是不知所以爲博矣。至卑者專事口耳。溺於見聞。而昧乎上達之要。又不知所以爲約焉。是於聖賢之教。均失之矣。則第見其倀倀然於所之而終不得所歸指也。亦何用有是學哉。

朱子曰。學者博學。守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

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博約者、聖門之教。未博則無可爲約。既博則又當反約。蓋先王詩書六藝之文。皆後人之所當學。誦習其辭。講究其意。亦云博矣。而無以約之。則汎濫不知所歸。非所以爲學也。故孟子謂博學而詳說之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將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夫至約者何。禮是也。禮之爲言履也。言昔之所誦說者。無非爲力行之資。至是可實踐之而履其事也。若徒博而不知約。則止誦其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雖多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緝將去。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周頌成王之言。朱子引之。言天生人而予以心。本自光明。不容一些蒙昧。只爲利欲所引。遂至昏蔽日深。所當用學問工夫。纔覺有利欲之念。卽便盡根掃除。還我本體光明。而令其緝續將去。以至無時不明。此卽大學明明德之事。而盤銘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也。

朱子曰。自道學不明之久。爲士者狃於偸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言儒之學。必以忠信爲本。而講於義理切實之功。以求其所爲正心誠意者。自道學不明。人心日壞。相沿已久。爲士者不務爲誠慤篤實之行。而狃於偸薄浮華之習。於是欺詐叢生。巧僞百出。浸淫成風。漸不可返。有心斯道者。正不得不思所以挽救之也。

朱子曰。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

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人必心常存而後能明於理。君子之學。所以戒謹恐懼者。正欲存此心以明此理耳。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渾然。常自流通。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惟天地聖人爲然。蓋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能與天地同體。而不待思勉從容中道。要亦只是此心常存。此理常明。而無一息之間斷也。若賢人必待戒懼而後存。衆人則不能戒懼而不存。所以相異而不同者。只爭這些子境界之差而已。夫聖人不易至。而賢人則可勉。學者須用戒謹恐懼之功。以求得乎此心此理之同。毋如衆人之陷溺而不知返也。

朱子曰。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學問思辨力行。五者不可缺一。吾人當爲學之始。便須實致其功。久之見明守定。乃可以變化其不美之氣質。而入於道德之途。聖人教人。不過如此。學者宜用力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卻自會清。學而不思則罔。故當用愼思之功。然思索須著力磨刮。孜孜汲汲。不可少有懈怠。久之念慮清明。自然可以見道。譬之穿井。只管向前去穿。不肯歇手。便可得清水出。其先亦須是混濁到後漸漸刮去。卻自會清。非一刮便可得清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亦在乎力之精專而已。

朱子曰。大凡人心若勤謹收拾。莫令放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眞箇捉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人之一心。操則存。舍則亡。一逐物於外。則放辟邪侈之心滋多。不得其正矣。若能勤謹收拾。常存不放。將不正之端自絕。何從而啓。然要在眞箇捉得緊。使無一些放鬆。果能如此。雖半月之間。便可見驗。其效甚速。此吾儒存心之功。所以必有事於主敬也。

朱子曰。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麤。人心只爲一向馳逐將去。故於閒事卻熟。於道理卻生。若收斂此心到純熟後。自然念慮清明。有豁然可見理處。蓋熟則心專精而不紛馳。微細而不浮暴。故可以見理。大凡人之不能見理者。只緣平日心麤故也。收其放心。時時操存。則自精細而無不熟矣。

朱子曰。人須打疊了心下閒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只有此心。若被閒思雜慮占住了。雖有道理。亦沒處安頓。蓋理與欲不並立。必須打疊得此心乾乾淨淨。使無一些閒雜紛擾。然後用以求理。此理方爲我有。得一件卽是一件。得兩件卽是兩件。積之既久。則中心純一無適。非天理之流行而思慮之紛擾者。不待打疊之自不知消歸何處矣。此學者所以必用主一之功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看時有書。看過則如無書。讀時有書。讀過則如無書。想時有書。想過則如無書。或作或輟。工夫全不接續。所以終不到得力處。抑知聖賢之言。其味無窮。探討不盡。一刻也不容放下。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如在目前。行吟坐想。若此則道理爛熟胸中。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不難以我之心。上合聖賢之心。斯稱善學者也。

朱子曰。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凡人止有一心。用於此必荒於彼。學者若果眞實做爲己工夫。則此心刻刻在義理上。何暇理閒事耶。惟其不肯爲己。故日用之閒。其心在義理上少。在閒事上多。且於義理卻生而不入。於閒事卻熟而日深。卒之義理之念全爲閒事所移。而學亦因之俱失矣。何若掃開閒事。專其心於爲己底

所得於義理者
不既多乎哉。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市。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卻失了。可不汲汲自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處事必以理而始善。而理必以講而後明。學也者。正所以講明道理而處乎事者也。故學則見事無非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不學則心地全不分明。以之看理。便局於一偏而不恁地周市。拘於狹隘而不恁地廣大。出之麤率而不恁地細密。而應事遂多舛錯矣。豈知此理不是從外來底。乃自家合下生來固有之物。堯舜性之。此理完完全全。一些無失。故不假修爲而行無不得。湯武反之。便已有些子失。但能修身體道以復其舊底。所以堯舜揖讓。其處事純乎天理。湯武征誅。其處事亦合乎天理也。夫所謂學者。正欲學以復其舊底而已。蓋人之生也。此理受之於天。向也交割得來。本自完全無欠。因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以至於失之。可不汲汲自修。法湯武之所爲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而不得不學也。倘不學則理無所得。只是硬爲隄防。處事全不見理。一向任私而行。平時或可勉強支持。至當事變之來。而惶惑不定。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矣。故知非明理之人不足以處事。而非善學之人尤不能以明理也。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

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聖門教人。惟此日用常行工夫。如戒懼愼獨之類。甚覺淺近。人人可爲。然推之理。則大本達道。卽此而在。無所不包。無所不貫。而充廣其量。自與天地同其廣大。故極其功用所至。可以爲聖爲賢。而位乎天地。育乎萬物。無非此一理之相爲流通而已。豈別有所爲高遠難能之道哉。

朱子曰。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富貴貧賤。乃人生取舍大關鍵所在。人情貪富貴而厭貧賤。此處立脚不定。則天理人欲。界限已不分明。入門便差。後來無限工夫。俱做不得了。又貨色兩關。吾輩最易失足。須當下便與斬絕。若少有遷就打不透。則一生品行俱從此喪。更無話可說矣。所以學者須當掃開心地。潔潔淨淨。立定脚跟。穩穩當當。將來希聖希賢事業。始可向此中做出也。

朱子曰。人之爲學。至於有以自立其心。而不爲物之所轉。則其日用之間。所以貫夫事物之中者。豈富貴所能淫。貧賤所能移。威武所能屈哉。心者。所以爲應事接物之主。不能有以自立。一當事物之來。而在我無權。遂爲其所轉移而不覺。故爲學之道。必用主敬窮理之功。所見既明。所守既定。至於能自立其心。則日用酬酢之際。有所以貫乎事物之中者。隨其所遇而卓然有主。任富貴貧賤威武之紛乘。自可坦然處之。而不能以搖撼我矣。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亦正此意也。

朱子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聖學精深。豈可淺測。然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此學者之加功所以不可躐等。而當循循有序也。

荷不始於近者易者。輒馳心乎遠且難。烏見其能有得乎。

朱子曰。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不得。不肯做工夫。大抵學者之病。只有二端。一是看聖賢太易。以爲古聖賢只此便是。不消用力。故不肯做工夫。一是看聖賢太難。以爲自家做不得聖賢。無處用力。故亦不肯做工夫。然人皆可以爲堯舜。未有自家做不得聖賢者。但人皆可以爲堯舜。不是生來便是堯舜。則亦未有聖賢只此便是者。故必去此二病。然後可以爲學。

朱子曰。若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閒者。其損益相萬萬矣。天文如日月星辰之類。地理如五嶽四瀆之類。禮如吉凶軍賓嘉之類。樂如五音十二律之類。制度如車服器用之類。軍旅者、行師戰陣之事。刑法者、明罰敕法之事也。爲學所以適用。故凡內而治己。外而治人。明其理。習其事。正自多端。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以及軍旅刑法。無非著實有用之事業。皆學者所當引爲分內。而不可有一之或缺者。是以古人立教。其於道德根本之務。固所當急。亦必使之習於六藝。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者。正以學貴適用。吾儒經世偉抱。端在於此。視彼玩意空言。務華鮮實。徒於篇牘之閒較工拙者。其爲損益。豈不大相懸殊哉。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朱子曰。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或騖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古人之學。原以爲己。非欲求人知也。近世以來。士子不知所以爲學。其一種溺於卑陋。不克自振拔者。此無志之士。固不足論。至有志於高遠者。迹其平日所爲。則又徒騖虛名。罔知爲己。惟恐聲譽之不彰。而不顧學問之未至。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多奢望。而所以自任於己者反甚輕而鮮實功。其遺己而徇人。略內而逐外。甚失乎輕重之宜矣。豈足以爲學哉。

朱子曰。吾儕講學。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一己。下不爲害於將來。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無非正大光明道理。非有新奇怪僻之論。吾儕講學。但當遵守聖賢遺訓。可以治己。可以教人。斯爲得之。若好新喜異。必要另開一箇生面。另粧一箇話頭。上則混亂正道。得罪聖賢。中則流入異端。自誤一己。下則蠱惑人心。爲害將來。三者之病。皆所不免。所當深以爲戒。而後講明正學。庶以繼往聖而待後賢也。

朱子曰。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凡人爲學。趨向在所先。而功用在所後。趨向正。見諸功用者亦正。趨向邪。見諸功用者亦邪。故必先辨其所趨之邪正。而後察其所用之能否。蓋趨向、本也。功用、末也。苟趨向克正。則本原之地已得。雖其人或不能用。然其道之可用者自在。固無害也。如趨向不正。則本原先失。其餘俱不堪問矣。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不過詭譎之術而已。烏足見稱於聖賢之門哉。故論學者、不可徒觀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沈潛。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聖賢言語。皆爲後人力學致用之資。故其載在簡編者。平鋪放著。亦甚淡而無奇。而其中廣大精深。凡天人性命之理。修齊治平之要。靡不悉備。蓋自有無窮之意味焉。誠於此用從容沈潛之功。不失之浚躍。亦不失之膚浮。默識心通。有以自得其趣。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由是應務有餘。其用亦可得而推矣。欲窮經以致用者。可不知所用心哉。

朱子曰。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猷、謀。爲、事也。兀然、不動之貌。傅說、商賢臣。高宗、商賢君也。爲聖爲賢之事。必學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能。未有飽食安坐。終日無所謀爲。而於古今道理。知之於忽然之間。得之於兀然之頃者。傅說之告高宗。必學於古訓乃有獲。夫古訓者。今人之資也。苟欲獲身心之益。其可廢考究之功哉。

朱子曰。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爲學之道。不外知行兩端。更無他法。熟讀精思。所以求其知也。但能如是不懈。則道理雖微。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所以力於行也。但能如是不遷。則路頭雖遙。久久自有至處。舍此不務。則終無見之之日至之之時矣。可不勉哉。

朱子曰。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

莊篤。學求有得於己。而其功則非一日之積。必也精思以擴其知識。力行而勇於進爲。朝夕不怠。遲之又久。而恍若有所得焉。則卽此悟彼。積少成多。雖平日所聞一善。而融會貫通。覺其理皆爲我用。由是措之踐履之閒。自然精明強固。而日以莊篤矣。蓋功至精專之候。始能會衆理於一身。此惟善學者自知之也。

朱子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己。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爲學肯做切實爲己工夫。則其心安靜篤實。絕去外騖紛馳。一味只向聖賢路上行去。自然深造有得。居安資深。而承載得許多道理矣。若輕浮淺露之人。毫不著己。近裏縱使探討有得。究亦旋得旋失。承載不住。而終歸於烏有。豈能如安靜篤實者之有益哉。故學必以爲己爲要也。

朱子曰。萬事須是有精神方做得。又曰。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又曰。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凡人一生做事。全靠精神力量。有全副精神。全副力量。以此任天下事。遭大投艱。皆可勝任而愉快。何患不成。如天地之氣剛而不息。是卽天地之精神力量也。許多萬事萬物。無不在裁成鈞陶之中。人若能自強不息。則亦與天地合其德矣。何事之不可爲哉。

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深淺。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學問之道。非有他端。不過隨事精察。卽物窮理而已。但其閒事有大小。理

有淺深。若生一厭煩之心。與一畏難之念。則志意力衰。卽不可以爲學。須勿論其大小淺深。但有事理。一到目前。便與盡力理會。到底不容少有草率含糊。如此眞積力久。自然事無不明。理無不得。而豁然貫通矣。何患學問之不進益哉。

朱子曰。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蓄自家之德。古人皆有得於心身。而後筆之於書。以授來學。今日讀之。則理日明。義日精。而身心之德亦日以進。非所以蓄自家之德乎。若讀過古人之書而如未嘗讀焉者。此則口耳之學耳。烏足與言學哉。

朱子答劉仲則曰。不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所以講學問辨者。正以窮究事物之理。使於持躬接物之閒。皆一一知其本原之所在。而出之無不中其機宜與適合乎事會耳。苟其不然。則冥心以往。昧昧然莫知所之。其能令身世咸宜乎。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聖人所以深惡之也。今試以治民理事之暇。稍有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讀而思之。則見識益明。事幾益悉。當自覺有進步處。其得力正復不淺。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豈可謂書不必讀哉。昔子夏亦云。仕而優則學。蓋學固之事。原無止期。隨在獲益。所以無時不可讀書。無處不可讀書。未便以居官而遂忽之也。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

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學問只有一箇大道理。須是勇猛著力直前大進一番。方始有些進益。若能於大頭腦處攻得破。則見許多零碎道理。都只是一箇道理。頭頭俱有著落。觸處洞然流通浹洽。到此得力田地。胸中多少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正緣他於大底看得分明。故夫子與之。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亦不過此一箇道理耳。若不向大底理會。只去搜尋零碎節目。是無本領之學。終不能融會貫通。亦安望其有得力處哉。

朱子曰。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爲學不可存有等待之見。卽從今日爲始。便可用功。隨時提撕。無使昏昧。隨處收拾。無使縱弛。則心常存而不放矣。隨物體究。本末不遺。隨事討論。是非必辨。則理漸明而知至矣。如此日積月累。勿令間斷。道理自然純熟。心體自然光明。何患不至聖賢地位哉。

朱子曰。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沈沈。半上落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學問工夫。不是浮浮沈沈。可以做得成的。聖賢道理。不是悠悠忽忽。可以見得到的。故欲做工夫。須當忘寢食。一直做將上去。使有箇入頭處。得些滋味。然後接續用力。只管向前。自然大有進益。欲得道理。亦非甚難。須如饑欲食。渴欲飲。十分要緊。如救火。如追亡。一刻難緩。似此勇猛直前。積以年歲。看得道理透徹。活潑潑地。常在這裏流轉。方是眞有得力處也。此正我夫子發憤忘食之功。朱子特申之以教學者。其爲言益深切矣。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聖賢之言。如四書六經之類。其意本明白易知。精約有要。未嘗有艱深不測之辭也。但言近而指遠。故易曉之中。自有包涵不露蘊蓄無窮之旨。亦非有所留而不盡也。學者卽其易曉而尋求之。至於融會貫通。則其中之所含蓄者。亦可以會心而自得矣。

朱子曰。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主於一說。故不見四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學問自有箇大中至正天下公共底道理。須從四方八面會看將來。自然得大頭腦。何有於成見可執。是己而非人也。今常人之學。多是偏於一理。顧這邊遺卻那邊。主於一說。得一頭失了一頭。故不見四旁。而起紛紛爭辨之端。多見其入於詖僻而已。若聖人中正和平。全無一毫矯拂之見。故其所學。徹上下。合內外。不偏不倚。而自爲天下古今之所莫能加也。奚爭辨之有哉。

朱子曰。讀書大抵祇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爲深昧之說。卻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矣。聖賢言語。大約光明正大。使人易知易從。無有所爲幽深隱僻也。學者讀書。但就當日事上理會。設身處地。看其語意何如。便可知其底蘊。而以明白淺易之言。爲之發明其旨。斯爲得之。不可過爲鉤深闇昧之論。反失聖賢立言本意。令人益不可解。而自家如此用心。亦不得其正當。至陷於支離怪僻之域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生心害政害事者。正坐在此。其爲害良非細也。蓋當時釋書者多有此等之弊。朱子此言。正所以救正之也。

朱子曰。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

古人之書。於理有未安者。止隨其事而論著明白。使人知所適從可矣。若遽改其書。以沒古人之實。則或古人於中尙有深意。安知其非出於意不盡言耶。甚矣讀書者不可不闕疑而審愼也。

朱子曰。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穿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汨、沒也。大凡文字皆有義理存焉。學者勿先執己見。故作疑難。且虛其心平易以觀之。而意味自出。可以自我領略。無不可解之辭與不可通之旨也。若不從正大明白處求。而苦尋支蔓旁穿孔穴。另做一解。致使義理之正脈反爲其所汨亂。此甚怪誕不經。不可以爲訓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所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置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此朱子言當時解經之弊。而戒人之妄作也。古人之言。皆有深意存焉。解書者必如孟子所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今世學者。鹵莽躁率。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用意之所在。而全不相入。直欲自立一見。以私意強置其中。是以不免穿鑿其理。破碎其辭。屈聖賢之言。俯而從我之說。且欲伸我之說。而遂大背聖賢之言。以至劫持束縛而左右之。如罪人之拘攣桎梏。不得自由。甚或傷其形體。并非其本來面目而有所不顧也。夫其妄意自用若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俯首讀古人之書。致古人不幸而遭此屈折哉。甚矣書不易解。解書更不易也。彼別尋意見者。適足得罪於古人。而爲後學所嗤笑耳。可不戒歟。

朱子曰。爲學十分要自己著力。然亦不可不資朋友之助。要在審取之耳。爲學者身心性命。皆自己之事。故要十分著力。不可一念留餘。然而資於人者。

所以勵己。朋友講習之助。亦不可少。但不能審取。則淫朋狎友。何以爲克治之藉。故又在取之審而後過有與規。善有與勸。有以收麗澤之益耳。

朱子曰。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學問所以學古聖人致知力行。是自己合做底工夫。苟能著實用功。即未能到聖賢地位。亦可成箇品行。不枉過了一生。若不知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身上底事。所謂愛我者莫能助也。知學問則於自家身上方無欠闕。所謂忌我者莫能阻也。今人皆把學問做外面添來底事。看得與自家絕沒緊要。可以做。可以不做。所以不肯著實用功。悠悠忽忽。無一善狀。至終其身爲庸碌之歸也。悔何及哉。

朱子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人情能不欲效富者所爲。賤者欲同貴者所用。不知減省。至於不給。一有急需。罔知所措。將好讀書日子。盡廢於經營衣食之中。良可嘆也。故朱子安分貧者謂人生諸事。且得隨所遭之緣。順以處之。安分自足。但當勉力讀書。專用其心於微言大義。而無聲色貨利之擾。凡日用應酬一切無益之浮費。宜省者省之。宜節者節之。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用。庶家道免致窘乏。而學業可以無荒。乃爲佳耳。世之學者。其可不戒奢從儉。去華就實。以爲讀書地哉。

朱子曰。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爲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

遠而稅駕之日賒也。聖賢之言。不必多求。隨舉一二。莫非義理之極致。雖終身用之。亦有不能盡者。今之學者。未嘗深求其精微所在。而涉獵汎濫。惟以多求劇讀爲功。既不知內究諸心。又未能實體諸身。遂視吾學爲容易之空言。不足以厭其意。而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反諛而求之於彼。是其厭常喜怪。舍正趨邪。其爲愚罔甚矣。夫人將適千里之途。必先明乎從入之路。乃今迷於所向若此。將進步日遠。稅駕日賒。吾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嗟乎。學術之日非。實自儒者甚之。不亦深可悼惜也哉。

朱子曰。學者須是耐煩耐辛苦。又曰。這道理若不撓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道理無窮。不是輕易可得。故必須耐煩。不怕瑣碎。逐漸做去。耐辛苦不怕勞力。吃緊挨上。方能苦盡甘來。且其中深微曲折處。若不撓生棄死去理會。則所見止屬皮膚。終不能入其閫奧。故學者定須下一番死工夫。不可以其難而自餒也。

朱子曰。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科舉之學。非此無以進身。故士人一入門。便學作文取功名。至有老死而不能卒業者。其爲累人不淺。而人之爲其所奪也亦已甚矣。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思饒倖一當以得爵祿。不得不藉此爲階梯。故不可不勉爲之耳。其實人之心志。盡奪於此。自少至老。惟用此一邊工夫。而於聖賢正經學問。俱無暇一究及也。其可惜也夫。

朱子曰。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

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耳。學術與心術相因。學術之不正。足以壞人心術。今學者之病。最是一入門、先學作文干祿。使此心奔馳不得寧靜。但謂一生學問。不過爲此之計。全不知有希聖希賢底事。而無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界限。未能辨別分明。昧乎輕重取舍之宜。惟務爲趨時干進之地。所以記誦雖博。文詞雖工。日敝精神。而祇重爲此心之害。終不得其正也。豈知聖賢言語。開口便教人辨義利。審取舍。詎徒爲取功名利祿之資。而於自己身心。全不理會。今欲大去其病。必須反其所爲。使趨向克定。然後講明義理。可以議爲學之方。而做聖賢事業耳。不然。心術既非。學術愈爲之壞。誠不知其何所底止也。噫。朱子此言。其所以警學者深矣。愚謂人苟能立聖賢之志。則即作文一道。亦是闡發聖賢義理。固無妨乎其爲學也。而特無如其心之多不可問。何哉。

朱子曰。專做時文底人。他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也會說得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聖賢言語。寄之於書。其所說底。即是自家身上所做底事。今專做時文底人。所說底亦都是聖賢說話。如說廉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說義他也會依聖人說得好。一派好話頭。津津說來。豈不中聽。及到他自身做處。則便不廉不義。與所說底全然相反。不啻天淵。此是何故。緣他平日用功。惟是要做時文。故將許多好話。只就紙上敷衍一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不過是替聖賢當日說話。與自家身子毫無關涉。所以做底終不是說底也。向使移此工夫。實用之於身心。便是聖賢事業。惜乎其精神徒費於筆墨閒也。所謂科舉之學。累人不淺者。豈其然乎。

朱子答呂子約曰。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所謂見得大頭腦者。卽指心也。人之一心。爲應事接物之本。心若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故爲學工夫要領。須於日用閒常見得大頭腦分明。方於操舍有用力處。至於操之之功。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使一些走作。此方是求放心。非是空空說求而其實卻茫無把捉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學者若非眞見得此心。著實把持。則日用工夫俱無頭腦。是故存養主敬之功刻不容緩也。

朱子曰。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學問之事。惟求默識心通。自得於己。然果有所得。則出言吐氣。自有安詳涵養之致。便自不同。若分疏解說。費卻無限議論。欲以自見其能。諄示於人。而惟恐人之不信。是其輕浮淺露。專於逐外而鶩名。便知其胸中實無所得矣。此卽學者爲己爲人之別也。

朱子曰。聖賢言語儘多了。前輩說得分曉了。學者只將己來聽命於他。切己去做。依古人說的行出來。便是我底。何必別生意見。硬自立說。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聖賢言語。所以垂教後世者。可謂儘多。又得前輩逐一剖說分曉。指引後學法門。學者生居今日。已爲太幸。但當實心聽命。切己向前去做。依古人說的言語。身體力行出來。便是我底。希聖希賢工夫。最爲至便至易。何必別生一番意見。硬欲自立新奇之說。以背謬於古人。究竟不是路頭。既誤自己。復誤他人。此最學者大病。不可不深戒也。噫。古人雖遠。大道猶存。千載而上。千

載而下。此心同此理同也。我輩但能紹述而昌明之足矣。若妄出意見。倡爲異論。思欲掩古人而上之。究之古人卒不可掩。徒自爲名教之罪人也。不亦惑哉。

朱子曰。近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落草、猶言草竊也。徑路之小而捷者也。君子之學。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懷者讀書修己之念而已。近年以來。學術不明。奔馳滋甚。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先存邀取功利之心。猶人未出門踏著正路。便思落草由徑爲剽竊計。向無人處私語密相傳授以爲奇特。賤形醜態。全不成箇模樣。沒一些羞惡之心。後生輩若存此等心術。作此等伎倆。便壞了終身人品。所以不得不深惡而痛斥之。恐其轉相傳教而無所底止也。

朱子曰。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分明開去。莫要含糊。不用一刀兩段工夫。則終不得力。須是實實落落。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好。如起一念。則辨其孰爲公。孰爲私。處一事。則辨其孰爲是。孰爲非。公則存之。私則遏之。是則爲之。非則去之。省察體勘。使之歷歷分明開去。不容有一毫含糊蒙混。此方是斬釘截鐵手段。而學問方爲得力也。

朱子曰。學者最怕因循。又曰。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因循者、怠玩之意。卽所謂放緩也。一放緩則進不上而退將下來矣。故當如撐上水船。勇猛向前。用力撐去。撐得一篙。便是一篙。切莫少鬆了手。不到源頭不肯休。此方是善學者也。

朱子曰。莫說要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得。如此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需卽等待之意。天下惟等待一念最足誤人一生。今日待來日。來日又待來日。將有限光陰。盡數蹉過。後雖欲爲。已無及矣。故吾人爲學。莫說等待一箇頓段工夫方做。便蹉過了莫追。只今目下就要向前用力做去。立志旣定。斷然不疑。卽此當下奮往。鬼神亦避其銳。何患學問不進。若一有等待遷延不決。便多害事。所謂需者事之賊也。可不知所戒哉。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無時不可讀書。故當處事之時。正好講明道理。今人每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蓋講學本以明理。其工夫卽在處事上見。如遇富貴就做富貴工夫。遇貧賤就做貧賤工夫。順理而行。處之各求其當。卽此無非講學。何有於相妨哉。兵法有云。因其勢而利導之。便是善用兵者。學者亦然。能隨其遇而處置之。便是善爲學者。古今來豈有離事之學乎哉。

朱子曰。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自家合做底事。於人何與。惟其心純是爲人。故雖是己事。亦要報與人知。如有飯不自喫。而攤在門前與人看也。此等意念未淨。滿腔俱是驚名。終不可與爲學。故必須打疊得此意盡絕。然後爲實落工夫。方能有進益也。

朱子曰。據某看、學問之道。祇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幽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學問之道。不必他求。只此眼前日用之間。行習著察。無非所當由的道理。初無所爲幽深高妙難知難行者也。但人日在道理之中而自不覺耳。誠見得道理祇是如此。並無別箇自家合當做的。便向前去做。不合當做的。便斷然不做。明其是非。決其取舍。循乎天地而不徇乎人欲。卽聖賢莫大之學問。亦不過是矣。孔子曰。道不遠人。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皆是此意。豈欺我哉。

朱子曰。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卻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古今止有一箇道理。大公至正。爲衆人所必由之路。而爲聖爲賢。卽不外此。此甚分明。人人可行。卻不肯向前去行。而別尋一線路走。不顧天下之公是。但求合己之私意。便自稱是道理。率意妄爲。而不知陷於邪僻而不可返也。今人每每如此。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者天下之公理。非者人心之私曲。衆人惟徇乎私。故不辨是非。而所行多不直。若聖賢爲學之要。祇是事事至公無私。必審求其是而決去其非。於天理人欲之間。不使少有毫釐之差。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應念而發。皆悉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卽所謂直也。生理本直。聖人以之應萬事。而萬事皆得其理。天地以之生萬物。而萬物日出不窮。惟此直而已矣。然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之學。不過審求其是。以同歸於一直已耳。夫豈有他道哉。

朱子曰。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幷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麤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此朱子自序其爲學之始終也。謙言自少秉質愚鈍。事事不能及人。豈敢有所他望。特嘗側聞先生君子餘教。未忍自棄。竊有志於古者身心性命之學。而師心以往。莫知適從。求之多不得其道。蓋有舍近而騖乎遠。處下而窺乎高。不務近裏著己。而馳情於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徒勞無功。不可謂不久矣。既乃困而不通。因自悔其用力之誤。始復退而求之句讀文義之間。究前聖之精蘊。謹之視聽言動之際。察自己之修能。日夕孜孜。冀其一得。而亦未有聞也。方愧識見孤陋。欲與二三同志。並心合力。磨厲切蹉。以從事於其間。庶幾如銖之積。如絲之累。得一分則進一分。得一寸則進一寸。勉力躋攀。以幸麤知義理之實。或不至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云邁。齒髮頓衰。自顧生平。無一長可告知己。是以此心懍然大懼日力之無多。將終至於泯沒。思求助於當世有道君子。少加鞭策。以速其遲暮之進。而正恐其見棄。不得領受其教益也。是熹之重自愧厲者如此。何敢以教人爲哉。噫。觀朱子此言。其卽我夫子不知老至之心也夫。而所以儆勉乎後學者。亦已深矣。

續近思錄卷之三

致知

此卷論致知。而所謂致知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然窮理之方。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是。故其工夫實未易盡。而尤莫大於讀書。學者由四書而遞及五經。又會通乎濂洛關閩之指歸。以與經書從事。然後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焉。則眞所謂窮理以進其知者矣。

朱子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古人爲學。皆求實用。讀一書則必退而驗諸事。日用尋常。皆卽其六藝之文。參考其成法。而識事理之當然。有所疑礙未達。則必質問。問必實有得焉而後已。弗得弗措。所謂什百其功也。古之傳道授業解惑職此之謂。後世學者。雖載籍

極博而潛心
實用者鮮矣

朱子答王子合曰。所喻思慮不一。胸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見道未明。故思慮不一。而胸次膠擾凝滯。向以超然遠到。此學者之通患。而非可以固陋之衷。驟革其宿習也。是莫若移此膠擾之心。以研窮義理。使向於彼者專一不分。然後胸中灑然。凝滯悉化。則雜思妄慮。繫於此者。將不解而自渙然冰釋矣。故窮理要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此示人切實用功也。聖賢之教。天道性命。雖極精微。要皆自具於吾身。學者誠能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警覺。逐事觀理。研索潛思。而實用其力焉。則自然默識心通。觸處洞然。凡在天有四時。在人有四德。而爲天道性命者。皆引爲吾身切己之圖。而舍是豈有他求哉。

朱子曰。日用之間。止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學問之道。在明心以見性。故凡日用間。能使此心不昏於物欲。而本體常明。則學爲有本矣。然後隨事觀理。優游漸漬以培養之。使日新不已。心與理融。將不期進而自當有進也。

朱子曰。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閒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戶閒矣。萬殊者。理之散也。一者。理之合也。二三者。意見之私也。天下事理。萬有不齊。而其歸則一。豈容有二三之見。故人之言行。不必皆同者。正以其殊塗同歸。不害其爲一理之合也。使欲強同之。猶未免爲意見之私。況不察其理之一。遂以二三之見爲理之固然。而輒謂不必同。此其千里之謬誤。可勝言哉。又何俟舉足而始昏迷舛錯於庭戶之閒也。人果知事理之同異。無不統於一。則不爲二三之見所搖惑矣。

王子充問。某在湖南。見一先生只教人踐履。朱子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日用倫常之行。視乎義理耳。義理不明。所行何以盡道。故必見得然後行得。不見如何行。行路且不可。況爲學乎。彼自立標準教人者。或有好資質底人。尙可闕了窮格工夫。任質以往。否則未有不顚躓也。然聖人大學之教。八條目中。首在格物致知者。原要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以盡入於聖賢之域耳。非能槩得好資質之人。擇而教之也。若用格致工夫。講明道理。則孝弟忠信之道。無不習熟胸中。舉凡事親事兄交友之閒。在在皆行乎其所不得不然。尙何患踐履不至乎。君子教人。務使學者有

以爲受教之益。而何得立標致以誣人耶。

朱子曰。見道極明白。故其言之極平易。似淺近而實深遠。卓乎義不可及也。聖賢立言。所以垂教也。然惟識解高妙。於道見得極明白。故其言足以達之。只覺極平且易而隨在可行也。夫平易則似淺近矣。而其中意指實深遠而無窮。天經地義。卓越今古。非天下後世所能及。然則見道之言。人奈何不深長思哉。

朱子曰。天下之事。巨細幽明。莫不有理。未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不可以內外言也。若有不可推者。則豈理之謂哉。有一事卽有一理。不論巨細幽明也。故無理則事不立。無事則理不行。理與事相因。非可以分內外。若有不可推者。則其事皆妄也。夫豈理之謂哉。

朱子曰。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義利取舍之間。極爲纖悉。惟其察而精之也。幾微疑似。直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至大至剛。橫塞宇宙。人苟欲砥礪廉隅。周通當世之務。未有不致精於此。而能推暨於彼者也。

朱子曰。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是如此。更無回互。

理一而已。故是非不容竝立。設以利害關心。必不能顧義理之是。而憧擾百出矣。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初無計較利害之私。所以應事接物。斷制截然。毫無滯礙。由是推以及人。坦然明白。吐心吐膽。竭盡無餘。未嘗有所囘互於其閒者。惟其是焉爾。

朱子曰。講學正要反覆研窮。方見義理歸宿處。吾人講學。本欲求乎義理。而說之不詳。思之不精。亦無以見其指趣之所在矣。故反覆以究其義。則其義明。研窮以析其理。則其理精。學者將以會義理之要。不可厭煩苦而略講究之功也。

朱子曰。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此醒人知求之心。以爲居敬窮理之地也。有放心而不知求。固惑之甚者。然病正在於不知耳。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卽此知求之一念。昭然有覺。悚然不自安。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呈露於是矣。由是戀其放之弊而收之存之。整齊嚴肅持敬以立其體。潛玩研思窮理以致其用。晝有爲夜有思。息有養。瞬有存。則其日增月益。將有欲已而不能者。一念知求。推而極之。乃至於此。人奈何弗思哉。

問。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朱子曰。也是不會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道不遠人。內求自足。惟不曾虛心去看。所以道理不出。徒見其塡塞而不虛。膠擾而不靜而已。若那會看底。沈潛思索。觸處皆道。只就看這道理處。自然虛而能應。靜而能思。心地便覺清明。是道與心固互相發。而特患乎人之不用其心也。

朱子曰。天下事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而深察之。方是眞實窮理。天下之理。散見於天下之事。故有一事。便有一理。不能體事。非眞窮理者。惟於天下之事。自日用飲食之微。以至綱常倫理之大。一一身親歷過。更就其中。屢省其事之當然而深察其理之所以然。絕無一毫蒙蔽淆混於中。方是眞實窮理也。不然。懸空臆斷。便自謂明了。投以一事。未有不惘然無可捉摸者。窮理豈易言哉。

朱子曰。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始者、關鍵所在也。天下萬物。各具一理。理有未窮。則知有所蔽。故格物爲致知之始。事凡人行事。發端於意。意有未實。則行有所偏。故誠意爲力行之始。事所謂格致爲夢覺關。誠意爲善惡關。學者所宜喫緊用力也。

朱子曰。博雜極害事。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了。元不曾仔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豈可不戒耶。學貴精純。所以博雜極害事。觀范醇夫一生諸多務博。作此等工夫。則其於聖賢之言。都只著忙草率看過。可想而知矣。彼惟心麤氣浮。不曾細心玩索。所以從二程許久。雖尊仰取法。出於願學之誠。即其所著論語說唐鑑。亦多資於程氏。然到底見處全不精明。於聖賢之言。終成獵涉。未得指歸。學者務窮理以致知。豈可不戒。

朱子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學固不廢思。然思索義理。到紛亂無緒。窒塞不通處。只覺愈思索愈膠擾。故須是一切掃去。直養得心地清虛。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然後再將紛亂窒塞處舉起一看。無不得其理者。便覺得有下落處矣。此是朱子眞實體驗出來。學者非深歷其中。烏足

以知之。

朱子曰。便是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閒。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義類繁多。所以一一融會而貫通之者。惟其心而已。然而義理難看。人心又當善用。所以要寬著心者。蓋其規模甚大。擴之可以彌六合。若不寬。則躁急無序。不足以見其大。所以要緊著心者。蓋其文理細密。析之如判乎秋毫。不緊則考覈麤疎。不足以察其細。又若心拘滯而不化於文義少爲閒隔。則亦窒礙障蔽。何以見其大規模處乎。甚矣。人當善用其心也。

朱子曰。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此見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也。人情事幾莫不各有道理所在。惟虛靜則不爲所亂。今見得未甚分明者。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所以心地不虛。因以不明。而事物因得而亂之。要當深察此病而亟思自反。則莫如持敬主靜以存其心也。

朱子曰。作詩閒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卻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窮理致知。貴乎反躬實踐。固不在多作詩文。然數句遣懷亦不妨。但多作便是陷溺爾。夫當未酬應之時。果能平淡自攝。比之思量詩句。較足收斂

性情。然而眞味洋溢。愛之爲有德之言。又與尋常好吟咏者。迥然不同也。大抵人能根本乎道。而後發之爲枝葉。則無乎不可矣。

朱子曰。致知者、誠意之本也。謹獨者、誠意之助也。所見不眞。必不能實爲善以去惡。故致知爲誠意之本。知既至則大端所在。自可無差。特恐幽獨之中。一念方萌。或以爲細微而未及謹。則亦足以累吾意而遂入於不誠。是以謹獨之功。尤爲誠意之助。而君子所必致力以收致知之效也。

洪慶將歸。朱子召入與語曰。如今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全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自然迎刃而解。洪慶、姓石。字子餘。此朱子亦因其病而藥之也。爲學者涵養皆致知之助。故且端莊存養。靜觀此心昭曠之原。不得全靠紙上語。空費鑽研工夫。直養到此中昭明洞達。無些障礙。然後取文字來看。則自然義理昭著。意味無窮。以之觀理處事。便覺十分透徹。游刃有餘。較之勞勞鑽研。其得效不已多乎。

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著處。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也。然文字亦不可廢。看自家用力何如耳。若此等語。對諸人說。恐他便一向不理會文字。又墮於空疎不實。故懸他且看文字撞箇入門也。大抵文字能不作紙上空言。直引向自家性分上理會。則得之矣。

朱子曰。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卻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理一而衆說紛然。此處不同之極致。必有是非各出精麤互見者。今理會道理。到此處甚不可潦草放過。卻好重整精神。定著見解。仔細一看。然後能精所擇而不爲衆說淆亂。是亦致知一法也。

朱子曰。讀書是格物一事。古今只此道理具備於書。而天下之名物象數亦寓焉。吾人讀書。將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以致吾心之知也。故是格物一事而可不講其讀書之法乎。

朱子曰。讀書須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讀書者與聖賢相晤對。便思學爲聖賢。不可有褻心。不可有躁心。不可自矜。不可自昧。故須斂身正坐。敬以持之。緩視微吟。寬以居之。虛心涵泳。會古人於意言之表。切己體察。引自己於朗鑑之中。兼此四者。而後聖賢之精神與我相貫注。沈潛往復。未有不能得其理而體其事者。是讀書之要法也。

朱子曰。讀書只一徧。讀時便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再讀便記得。焚舟事。秦伯伐晉。孟明濟河焚舟。示不再舉也。此言讀此一書。務要成誦不忘。只一回讀時。便習之又習。至於精熟。作焚舟計。止此相別。更不消再讀。已自記得。如此用功。自然浹洽於中。而非涉獵無得者比矣。

朱子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眞味。讀書須熟玩潛思。虛心涵泳。直讀到不忍舍處。只覺旨趣橫生。有無限快意。方見得眞味也。見得眞味。愈不忍舍矣。

朱子曰。某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此朱子自言其解經之法也。解經惟順聖賢語

意。就其虛字實字。看他血脈貫通處。爲之解釋。理明卽止。不參己意。不自說道理。虛心細心。方能體貼得出。朱子嘗自謂某解論語。理會四十餘年。中閒逐字稱等。不敎偏些子。卽此意也。

朱子曰。解經不可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做文字。只說得自一片道理。經意都蹉過了。要之經之於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經明則可無傳。經所以明理也。理明則可無經。古人作經著傳以垂訓後人。後人表章經傳以昭示學者。皆不得已而有言也。故凡解經者不可做文字。反使理晦。止合順文解義。由辭得意。理明便足。若做成文字。自立新解。自說道理。經意都蹉過矣。大抵經以明理。猶之傳以解經。經明可以無傳。理明可以無經。凡天地閒之不可磨滅者理而已。非徒爲文字以悅人也。

一學者苦讀書不記。朱子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二三百徧方熟。積習讀去。後來卻無書不讀。讀書不記。學者通病。然受病之原。亦無他故也。只爲貪多務博。故記不得耳。蓋多則心泛濫而諷誦煩難。少則心專一而精神易到。如陳正之雖極魯鈍。然其讀書甚有法。每讀只五十字。其取數甚約。又必讀二三百徧。其用力甚勤。方能熟記於心。因從此日積月累。漸次習讀去。到得後來卻無書不讀。彼絕不貪多。而積之既久。所得仍不少。世之貪多者。反不足以及之。讀書之道。此可爲法矣。

朱子曰。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取數既約。易於習讀講解。所謂工夫少也。然而所載皆身心性命之理。日用倫常之道。言近旨遠。讀之則得效多矣。六

經周易尚書詩春秋禮樂諸經。爲數既廣。習讀講解尤難。所謂工夫多也。然其所載皆道法治法之大。奧衍宏深之詞。事肆而隱。讀之則得效較少焉。學者察乎此。亦可以知先後次第之序矣。此以下因輯其分論讀經書之事。

朱子曰。昔五峯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五峯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篇爲要。龜山曰。事事緊要。龜山示五峯讀書法。先讀論語者。蓋所載皆孔門答問。求道之方。無不具備也。又示以事事緊要。見得二十篇中。至精至粹。無一語不當熟讀潛思。龜山最得讀書之法。故朱子述之以教學者。朱子又嘗言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舜。都是做工夫處。與此意正相發明也。

朱子答汪子卿曰。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聖賢言仁。要在身體力行。學者果能研精思索。深探其立言之意。反求諸身。隨時隨處而實用其力。則於靜存動察之間。所謂無終食以違之。無求生以害之者。皆如有最重之一物。切於吾身。可以指名而窮通得失。任萬變之來。脫然無與於我。何所往而非仁哉。然則成名君子志士仁人。固在思索義理。尤貴乎身體而力行之也。

朱子曰。孟子說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只反身而自驗其明昧淺深如何。仁義禮智。性之德也。固是舊有的名目。然至孟子。乃說出四端。其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指點親切處。極好沈潛思索。細心玩味。人能自驗當身。而反觀其心之明昧、理之淺深如何。自此察識以擴充之。則當必有以盡其才而四德在我矣。

朱子曰。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大學經傳。一明德貫之。明明德者。明於己。新民者。明德明於人。止至善者。人己之明德各造其極。是故在明明德一句。須沈潛涵泳。常常提醒在這裏。到得他日工夫純熟。長進處即在這裏。蓋內聖外王。無不統貫。胡敬齋所謂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也。

朱子曰。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可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至。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此言格致之實學也。分別義利。爲學者第一義。特患不曾見得耳。若見得義當爲利不可做。卻說不做也無害。做也無害。此則何嘗眞知實見。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也。惟於義利界限。見得十分透徹。十分斬截。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不做。心下安然自肯。確然自信。這便是物格知至中工夫效驗一齊俱到矣。

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授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不見聖人之意。何以爲學。然學者鉤深索隱。都只爲見得不透。故費了千言萬語。竭盡心力。終不得其意耳。大學說格物。正欲人見得聖人之意透也。且如楊墨之爲我兼愛。害仁害義。彼實見處不透。烏能自知其是不是。又如釋氏授徒。以虛無幻化立教。亦豈肯自道不是。都緣見未透徹。徒知爲虛。不知虛中還有實理。乃是聖人大本領處耳。此大學

所以貴格物而窮理也。彼枉費心力者。不大可惜乎。

朱子曰。中庸未易讀。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中庸一書。言性言道。未易讀也。顧其說如中和位育以至達道達德九經。天道人道之屬。雖無所不包。而其審端用力之地。則只在學問思辨明其善。戒愼恐懼謹其獨也。至所謂明善切要處。又不過自思慮方萌及事物應接間。辨吾此念之孰爲公私。此事之孰爲邪正而已。是乃眞實窮理工夫也。若於此蠭淺涉獵。草草放過。則於其說之統貫包舉者。茫無端緒。而亦何所用其存養之力乎。此讀中庸之要法也。

朱子曰。易之爲書。文字之祖。義理之宗。易始於卦符一畫。故爲文字之祖。而天道地道人道無所不備。故曰義理之宗。蓋聖人憂民覺世之書。亦卽君子恐懼修省之書也。學者博稽文字。思索義理。孰有過於此書者哉。

朱子曰。一至十爲河圖。虛其中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實其中以爲範。河圖洛書。俱以五爲中數。而內外正隅之數。俱從五而推之。一至十爲河圖而虛其中。十與五者。象太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易。一至九爲洛書而實其中。十與五者。主建極也。故聖人則之以爲範。河圖奇偶相對。雖有十而五十皆不用。洛書奇偶相乘。雖無十而縱橫皆成十。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表裏。而旋轉運化於不窮也夫。

朱子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周易一書。有象有變有辭有占。凡以爲人道計也。然易必有陰陽老少之象。然後有卦爻之辭。筮必有七八九六之變。然後有吉凶悔吝之占。願自象之變也。尙在理之自然而未形於人事之著者也。辭則各因自然之象。而指其事之吉凶。占則又因吾卜筮所值之辭。或吉或凶而決其趨避焉。其示人至爲詳備矣。此聖人所以與民同患而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也。

朱子曰。尙書貫通猶是第二義。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讀尙書者。當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則曰予畏上帝之類。儘有無窮精蘊。故若止能貫通。猶是第二義。而直須見得二帝三王之心也。況其中有可通者。亦有難通者。不妨姑闕其疑。則只通其所可通。毋彊通其所難通。恐以附會穿鑿之見。反失聖人當日立言之旨耳。

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理性情者也。然其爲經也。風俗之美惡貞淫。關政治之得失。是下而人事狹焉。時序之雨暘寒燠。係氣化之盛衰。是上而天道備焉。直無一理之不具。而可爲興觀羣怨之資者也。

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妙不容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虛心

平讀。意思自足。上蔡云。學詩須先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要法。讀詩之法。非可以艱險急迫之心求之。只是熟讀涵泳。以我之性情。遇詩人之性情。浹洽於其中。自覺盎然太和之氣。從胸中流露出來。其獨得之妙。有未易以言傳者。然亦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強於名物上尋求義理。但虛心平讀。便可以興觀羣怨。意思自然滿足。故上蔡云。學詩須先得賦比興風雅頌六義。卽其立言之體。而優游諷詠以得之。則三百十一篇中。人情世態。凡曲暢於感歎歌思者。無不歷歷在目也。此眞是讀詩要法矣。

朱子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孔子作春秋。每事只擧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於史。後世史旣亡逸。惟聖筆獨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盡信。終是案底。是以看春秋者。且須看得一部左傳。自首迄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春秋一書。變史爲經。皆卽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而悟其所以筆削者。眞義理之權衡。與夫當時事之大意。昭然在目也。此讀春秋之法也。

朱子曰。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傳於世。禮儀、朱子謂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蓋經禮也。威儀。朱子謂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小節有三千條。蓋曲禮也。此言古禮非必著而爲經。蓋先王之世。自朝廟以達閭巷。儀

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實踐而躬行之矣子思子所謂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何嘗必布在方策而後傳其儀品之章動作之節哉自後世禮廢而秉禮之儒者每悼惜之乃始綜論載籍著爲成書以傳於世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者也

朱子曰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儀禮載其事者也故學禮先須看儀禮蓋儀禮是禮經全書其他若禮記皆是講說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皆所以明其理也惟先學儀禮復參之禮記以求其解則得之矣

朱子曰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周禮一書本天理而定爲儀則以立萬世之常經廣博而宏大精深而細密許多立法制度具在其中此周家禮樂之所以明備也

朱子曰孝經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是後人綴緝而成孝爲德之本教之所繇生先王之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者故孝經所係甚大然只前面一章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十七章皆是後人綴輯孔子之言而集成一書也孔子曰行在孝經曾子養志臨終啓手足以大聖大賢之行一孝焉盡之學者其可忽諸

朱子曰周子通書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周子通書四十章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凡其誠幾愼動之理以及禮樂刑政之端其道至大其義至精其味甚長眞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乃簡約質樸若此視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故爲大言以欺世者氣象逈然不侔故宜與六經四書竝垂今古矣

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故修身之法。具備於其中。而近思錄乃周張二程遺言。包括義理。至精至微。尤爲詳盡。學者果能於此二書。眞知實踐。何患不到聖賢地位。有志者自辨之矣。

朱子曰。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擇之精。語之詳。義理之微。事爲之著。無不統貫。又一一皆鞭策入裏。踏著實地。故學者須看此四家文字。解析秋毫。優游厭飫。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則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或言理而遺事。或言事而遺理。皆不能無過差矣。愼毋惘然以從事也。

朱子曰。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皆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故朱子并其首曰窮鄉晩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於此見其梗槩。故最好看也。是以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則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體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纔識大端。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則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

朱子曰。讀書先以經爲本而後讀史。聖賢之道。理莫備於經。甚醇而正也。帝王之行事。具載於史。甚廣而博也。故讀書者必先以經爲本。而講明其道理。使胸次洞徹。略無滯礙。然後證史以博其見聞。凡古人之行事。是非得失。無不互相參考。如是則吾心既無遺理。而古人皆可借資。豈非讀書之要法乎。

問、爲學祇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說。皆不必看。如何。朱子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經以明理。史以紀事。爲學者固當窮理。尤在體事。若只讀六經語孟。而於史書雜說。槩不之省。則何以見古今之成敗。使是非得失。瞭若指掌。通事勢而識時宜乎。故讀史一事。亦窮理格物者所必及也。

朱子曰。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大倫理、所謂三綱五常也。大機會、如用人行政之類。大治亂得失、凡有關係於當時後世者皆是。故讀史雖當事事理會。而於其大處尤當加察。誠能觀此三者。而史書之政治人物。統貫無遺矣。

或問綱目主意。朱子曰。在正統。綱目、朱子所作。蓋因司馬溫公通鑑而修之也。正統者、所以大一統之義也。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註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歲者、天之甲子。年者、君之年代。表歲首年者。表其甲子。以冠一年之首也。統者、國之位號。因年著統者。列其國號。以系一歲之下也。大書、直記之也。分註、旁載之也。表歲首年。因年著統。則有以得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有以見其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其通貫曉析。不如指掌之明且易乎。李方子曰。取羣史之長。合諸儒之粹。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誠哉是言也。

續近思錄卷之四

存養

此卷論存養。蓋存養之功。實貫知行。故編此以列乎二者之閒。見致知涵養。互發兼修。不可偏廢。而後有以爲力行之地也。

朱子曰。欲應事先當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晰煩雜。而無所差錯。天下一事必有一理。見理不明。何以處事。故欲應事者必先窮理。然不能持敬以爲窮理之本。則心愈雜。理愈紛。而事亦愈差。故必加涵養之功於存主之際。使心地本原。淵然虛靜。瑩然明徹。然後能極深研幾。察見微渺。有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自然剖晰煩雜。無所差錯矣。此涵養與致知有互發之功也。欲窮理以應事者。主敬其要哉。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

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敬者、徹始徹終之學。故主敬爲存心之要。知者、初學入德之門。故致知爲進學之功。二者相資。不可偏廢。苟能彼此交發。而優游厭飫於其中焉。則知明守固。日新月異。而造道不難矣。又何有舊習之非。不漸移默化於沈潛體玩中哉。若偏致其功。則或流於寂。或務於紛。未見其能底有成也。

朱子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整齊儼恪整思慮者。敬之主乎內也。嚴肅嚴威動容貌正衣冠尊瞻視者。敬之主乎外也。易曰。敬以直內。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皆所以言敬也。然苟知主敬。亦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等數語。而實地加功。驗諸身心焉。則矜持之久。純熟漸生。凡所謂直內。所謂主一。確有定分。自然不待臨事安排。而身心肅然就範。表裏無不如一矣。加意涵養之功。孰有外於是哉。

朱子曰。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固必相須者也。然樂主樂。而所謂樂者。亦其胸中從容不迫。無事物之擾而自和樂耳。非著意放開之謂也。若著意放開。則侈肆不敬。胸中益覺煩擾。何能和樂。蓋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自然云者。卽此而在也。而周子亦曰禮先而樂後。禮理也。樂

和也。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是樂本於禮也。樂本於禮。則和本於敬。亦可見矣。

朱子曰。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道味不深。則世情不能皆淡。誠使讀書涵泳義理。久之而深知其味矣。彼世間一切利害榮辱。何所容心。適然值之。則隨遇而安之。固自不存異念於中也。此其用功得力之處具在。伊川所謂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杜元凱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時乎。

朱子曰。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顚倒繆亂之不暇。亦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敬之一字所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蓋凡天下之理。有所未知。非敬則多所縱忽。未免昏而無得。何以能知之於始。有所已知。非敬則多所遺忘。未免旋得旋失。何以能守之於終。若曰進學之始。姑無用敬。必先知得大體所在。而後敬以守之。則彼疎忽不敬者。雖欲求知。而其心已顚倒錯繆。貿亂無緒。又何以察夫大體所在。一一而知之。知之既不精。卽未有守之而能固者也。此所以成始成終。不外一敬也。

朱子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費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按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日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

耳。伯恭、名祖謙。開封人。學者稱東萊先生。朱子友也。整頓收斂之法。從容游泳之功。二者皆不可廢。然一則苦費力。一則墮悠悠。此正學者通患。但整頓收斂。初學豈可少此工夫。故程子嘗曰。亦須要自此去。直待深造有得。左右逢原。德盛後自然從容也。今亦當就整頓收斂處著力。只是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功效。蓋欲速則不達。卽成獎病。惟於齋莊整敕之中。時寓從容游泳之致。斯爲佳耳。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卽是已發。與前所擧有礙否。羅先生名從彥。字仲素。李先生名侗。字愿中。俱豳人。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是探本功夫。固進學之力。亦養心之要。故延平稱之。但程子遺書云。既思卽是已發。則靜坐看此氣象。旣涉於思。何以謂之未發。是以疑其有礙。延平先生。

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直卿名幹。亦閩人。直卿以爲此問固切。但程先生於未發已發。剖晰毫釐。體用判然明白。羅先生於未發氣象。探本原。洞見道體綱領。亦並行而不相悖。況於靜坐中看。自是虛靈不昧時見其氣象。仍然思慮未萌。何礙於未發。惟蘇季明以求字爲問。求則大費思慮。尙得謂之未發乎。伊川所爲力辨其差耳。

朱子曰。公雖如

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羅先生說雖如此分解出來。終恐小偏便做病也。如明道之說靜坐。上蔡之言多著靜。一小偏則其病皆同。蓋靜時萬理具備。是涵乎動之用。動時事得其理。是著乎靜之體。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無物不有。無處不然。學者只是靜存動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無物無處不是道理。雖日用尋常至微至小處。皆道理所寓。便當以道理處之。何必專在靜處尋求乎。故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敬原該動靜兼體用者也。便說得七平八穩。非閱歷有得者烏能見及。若以世之紛擾膠擾人比例觀之。會靜豈不是好。但講明此學。則當要於萬全無弊。不可使有毫髮之偏也。大抵未發之前須操得密。已發之後須察得精。道理原自不偏。工夫務在周匝耳。

朱子曰。思索義理。涵養本原。天下事物。無非義理所存。必精以研之。而殫思索之勤。則深入無閒。自渙然冰釋矣。吾人一心實爲本源之地。必敬以主之。而用涵養之功。則操存不失。自怡然理順矣。此存心致知之學。二者不可偏廢者也。

朱子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無益而有害也。涵養之功。不可一刻閒斷。吾人日用閒靜時少。動時多。故自思慮未萌。以至事物交接。更宜加意於此。凡日用動靜。無時無處而不養焉。斯天理常存。而人欲自不得參矣。若不實致其功。而徒託諸空言。少有閒斷。私累乘之。非惟無益。亦且有害也。大抵涵養工夫。只於靜坐上求便有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使專於靜處用功。豈動作云爲而遂可不敬乎。朱子謂更宜加意者。正是指出涵養本源之地。在在當求。勿墮入空虛窠臼也。

朱子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蕩之謂也。子思云。不誠無物。夫子云。修己以敬。是誠與敬。乃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要。而不可須臾離者。學莫大乎是焉。顧何以謂誠。惟不自欺則必求自慊而不妄。又所以誠也。何以謂敬。惟不怠慢則必敬足以勝之。而不放蕩。又即攝其肆心也。誠與敬之義。豈有他旨哉。然程子嘗謂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學者之加功。亦不可不知也。

朱子曰。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朱子嘗答季通曰。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爲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爲便致凶咎。然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是故理欲原不並立。道心爲主。則理據於中。常居其勝。人心自不得入而奪之。人心既屏。則天理流行而亦無適。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危微之交。極難照管。凡一念慮一動作。果是天理耶。是人欲耶。或本是道心之發。終未離人心之境耶。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非得精明純固。審幾致決。克盡私欲。全復

天理而欲其一一照管不誠難哉

朱子曰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須讀詩書特紙上之陳言耳若不反之於心何以知人何以論世況能體驗親切引爲身心性命之借資乎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使有箇主宰然後以彼證我事物之來自然次第就理若全靠那紙上說底則滯而不化徒生膠擾雖讀破萬卷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人之易放者心也惟敬則此心常惺而存不敬則放失而不存學者所當無時無處無念無事而不用其敬也蓋涵養本原爲第一切要而居心以敬正涵養功夫千古帝王傳心之法無出此者其可以或忽乎哉

朱子曰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毋不敬者戒愼恐懼畏敬中存所以遏欲全理而爲正心誠意之事以進德而言也思無邪者廓然大公邪妄盡滌則是欲盡理純而爲心正意誠之事以成德而言也

朱子曰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折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人之一心如太和元氣渾然在中宜直養而無害也若夫道理無盡固不可不有以思之但思之過苦則竭精憊神天君不泰故恐其心勞而生疾也事物當前亦不可不有以折之但折之太繁則意見橫生天眞不固故恐其氣薄而少味也凡此者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非藏修息游之道也

朱子曰。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中靜坐。則省應接之煩。無外馳之患。收斂身心。則深齊肅之念。致存養之功。故於此頗覺得力。而可以馴至純熟之地也。

朱子曰。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曰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敬字是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底道理。故須該貫動靜看始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於中。不容少懈。及其應物而酬酢萬變。可以不亂。無非敬之所爲也。敬之爲用大矣哉。

朱子曰。人自從生來受天地許多氣。自是浩然。只緣見道理沒分曉。漸漸衰颯了。若見得眞是眞非。要說一直說去。要做一直做去。這氣自浩然。人自有生以來。氣以成形。天地之塞吾其體。是受天地許多氣也。故自浩然。而太虛氣化。合知覺於吾心。夜氣清明。驗幾希於平旦。此中道理。正未易見得分曉耳。不能分曉。那得不漸漸衰颯。若果見得眞是眞非。直養無害。自反而縮。要說一直說去。言人所不敢言。要做一直做去。行人所不能行。光明正大。勇往無前。這氣自浩然也。人可無見於道哉。

朱子曰。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他謂心也。心是神明之舍。本自光明。心是虛靈之字。本自廣大。只合優游涵泳。著些子力照管。便復其初。若苦著力而妄意推求。則是矯揉以賊之。卻反不是矣。學者深體乎此。自知持敬卽照管之道。無他方法也。

朱子曰。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人能涵養其心。則本原有在。凡人論

日用事物當然之道。皆可實地理會。精切不差矣。若不先得箇本領。而中無定主。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博涉強記。於我無與。徒添許多錯雜潰亂驕矜鄙吝而已。學所以先立乎其大也。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朱子曰。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眞實積察功用中來。胡季隨。名大時。通透灑落。如周濂溪之霽月光風。胸中方是灑然。地位豈容易事。如何可令得。必欲令之。則彼終身不復知有積漸之功。只是作意助長。強作解事。強作超脫。直欺己以欺人。永不到灑然地位。其爲貽悞學者多矣。蓋通透關於識。而灑落係乎養。故必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後。漸見功效出來。方可幾此也。學者加功之始。亦惟眞實積察。俟其自至。然後胸中乃得此境界耳。學問之道。豈可以作而致之也哉。

朱子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要於事物上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此言學者當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見居敬窮理之功也。人惟持養久則漸致純熟而氣和。氣和則根心生色。而溫裕有容。婉順可親。望之者自然忿怒之意俱消矣。惟體察久則渙然冰釋而理明。理明則吐辭爲經。而諷導之言婉而善入。詳款之語直而有體。聽之者自然爭卻之心頓移矣。且復參觀自

然之物理。深察必至之人情。爲之設身以處地。揆時以度勢。則正大而可以無偏。公明而可以無蔽也。要惟於事物上驗學力。而後工夫之疏密可得而知也。若處事接物。猶有窒礙齟齬之處。則是吾涵養體察之功。尙多未至。而必求其操存之益。密察理之益精而後已也。故又深考其病源所在而鋤去之。而吾學乃庶幾底於純全矣。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朱子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坐時意味好者。以其檢點此心惺惺不昧也。若臨事接物時。便逐件疏忽。照管不到。安得終日長坐。求意味之好乎。故須是隨事致謹。精明不亂。使動時意味與靜時意味一般。方是長進工夫。而徒求之靜者失之矣。

問。操則存。朱子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守在這裏。纔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心是活物。操則存者。無他道也。只於應事接物時。纔操得住。理便在。心便存。應事不是。便是不曾操。故心不在。理亦不存。若不於應事接物上見之。只兀然靜守。及事物乍投。操底卽渙散了。則兀然之操。與不操何異。卻是舍則亡也。操舍之分。判於此矣。

或問心之體。與天地同其大。心之用。與天地流通。朱子曰。又不可一向去無形迹處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史傳得失上做工夫。卽精麤表裏。融會貫通。心之體用。與天地同流。固是充塞無間底道理。然又不可一向摸風捉影。去無形迹處尋求也。蓋心體雖自廣大。其用雖自流

通。亦豈得憑臆而遊。遂能與之符合。故惟日用事物以體其事。經書史傳以究其理。優游涵泳。到得精麤表裏融會貫通。然後體立用行。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德者也。

朱子曰。持志比存心字較緊。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存心是收斂入裏工夫。持志是用力向外工夫。故較爲警策。志不定便散漫無紀。一持其志。則吾心之所之。皆有規矩準繩。內外固自齊然。而悉就菩範圍矣。

朱子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孟子曰。無暴其氣。言氣壹則動志。如蹶者趨者類也。然自此而推之。但使凡人多動作而妄爲。多笑語而妄言。於力所不及底事。偏好勝而恃氣以往。皆暴也。故須事事節約。本分之外。毫無矯揉造作。莫使過當於理。善養之道。卽此而是矣。此孟子之集義所爲明襲取之非而成助長之害歟。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窮理涵養。此致知存心之學也。不窮理則涵養流於虛。不涵養則窮理多未盡。二者所宜交致其功。而不可偏廢者也。學者誠能互發並進。亦安有不心存而理得者哉。

朱子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

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之一字。先儒訓之者甚多。至程子以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兩言訓之。始爲的切。然學者苟能於存養之地。實用其力。則念念是敬。在在是敬。雖程子之言。猶爲剩語也。如其不然。徒得乎敬之說。而涵養不至。操存不力。雖言敬日愈多而心日愈雜。其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朱子言此。欲學者之猛省用力以涵養其心也。

朱子曰。此心瑩然。全無私意。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瑩、光瑩不雜也。起、動也。滅、息也。此心瑩然洞徹。全無私意以雜之。則是寂然不動之本體。至虛至靈。足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及其順理而動。心與理貳。順理而息。理與心融。絕無意必固我之私。略礙胸次。斯乃所以神明默成。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爾。學者果能涵養純熟。矜持渾化。則此心之所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未有不可自驗而知也。

朱子曰。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急難湊泊。故伊川只說箇敬字。庶幾執捉得定。有下手處。周子言學聖以一爲要。而曰一者無欲也。蓋以人心有欲則雜。無欲則純。理固是矣。然未免話頭太高。學者驟難湊泊。故不若伊川只說箇敬字。尤可把握得定。庶幾涵養此心。學者有下手處。惟敬則可以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自然靜虛動直。明通公溥。無欲也。敬也。同歸於一而已矣。

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是

存心之法。凡人日用間。不外居處執事與人三者。心在於恭敬忠。則無往不存矣。豈非存心之法。然三者之中。又不外於言行。說一句話。必求其是。做一件事。必求其是。若不是便不敢說。不敢做。則言有物。行有恒。居處執事與人。亦無往不得。只此是存心要法。而何必他求哉。

朱子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著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大凡涵養此心。固要收斂。然自不用大段拘束。所爭者在醒不醒耳。蓋一念靈明。萬變畢照。人若醒時。各有耳目。即各有聰明。應事接物。自無差錯。只爲私欲引去。一似夢夢昏睡。故顚倒錯繆。無怪其然也。惟有與他喚醒一法。纔得醒來。便耳目依舊聰明。便無差錯事。故知此心只爭睡醒也。人愼毋俾晝作夜夢過一生哉。

問。敬易間斷如何。朱子曰。覺得間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打成一片。敬自間斷不得。常恐人不覺耳。覺得間斷時。便接續將去。始雖費檢點強持之勞。一到習熟後。自然不知不覺。心與敬打成一片。渾體皆是矣。尙何間斷爲慮哉。

朱子曰。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此論君子於涵養純熟矜持渾化之時也。凡人之心。淺狹齷齪。所以變態橫生。風波不定。惟君子能涵養此心。至於渟滀無涯。纖埃不入。故如一泓清水。任他疾風雷雨。無端乍至。更不起些微波。依然潔淨無塵也。此其所以不可及哉。

朱子曰。學莫要於持敬。然須造次顚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若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收拾起。幾時得見效。持敬乃爲學切要工夫。無分久暫。無分常變。須臾間斷不得。所謂造次顚沛必於是也。若今日作。明日輟。忽然放下。忽然收拾。則是敬肆中參操舍。無以自主。存亡因之莫定。幾時得見功效之成乎。信夫涵養之功。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朱子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常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苦敬而矜持者。不識敬亦不明心。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言之。以敬存心。實是敬之卽心也。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事。而又以一心守之。是判而爲二。故有此病。若知得持敬之道。只是以自家之心省自家。卽身卽心。卽心卽敬。當體便是。異其名目。而非別有物事。則自無此病矣。故曰但得心存便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最宜詳味。

或勞朱子人事之繁。朱子曰。凡事只得奈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朱子接引後學。酬應物情。不厭不倦。故或病其繁。不知儒者之學。自明體達用。至於日用細務。諸凡事理。只得耐心煩勞。逐件做去。纔起厭倦之心。便非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道。由是觀之。學者固當操存涵養此心。勿使厭怠易生。庶可爲應物之本也。

朱子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

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也。林擇之名用中。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者、愛之理也。故程子謂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乃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隨時可以發見。觸處無不流行。於此見得親切。卽是萬物一體。應念而存。更何內外分別。若於此親切處見得不透。卻去身外尋覓。則已判身心而二之。宜與此理莽蕩無交涉也。觀陳經正言、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非卽所謂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者乎。伊川又有他人食飽之說。亦是看破此病。言其內外不相浹洽也。要之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身卽吾之身。天地之帥吾其性。吾之心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也。天地一大腔子也。而奈何於腔子外尋覓哉。

朱子曰。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戒懼是於此心空洞無物時。常自提醒。常自敬畏。乃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存養之功也。謹獨是於事未形而幾已兆時。愈加提醒。愈加敬畏。乃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省察之事也。所以君子於道無須臾之或離也。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此發明持敬之方。著爲箴警。欲學者拳拳服膺而勿失之也。正其衣冠。使附吾體者不至於偏。尊其瞻視。使觸吾目者不至於褻。惟潛心以居。如對越乎在天之靈。則持敬於靜矣。足容必重而不傷於輕佻。手容必恭而無卽於狎侮。又擇地而蹈。使折旋如蟻封之繞。則持敬於動矣。此皆處己之敬。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毋敢或輕。出門如賓。不忽於暫時。承事如祭。不

輕於一事。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而罔敢以或易。則敬凜於外矣。守口如瓶。無一言妄發。防意如城。無一念妄萌。洞洞然端慤。屬屬然專一。而毋敢以或輕。則敬持於內矣。此接物之敬也。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不之東而復西。不之南而復北。惟當事而此心常存。靡有他適。此無適之謂一也。勿貳之以二。勿參之以三。惟此心精察乎萬變。監守於一。此主一之謂敬也。凡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人能從事於斯。則一處已而動靜弗違。一接物而表裏交正。齊莊整敕。其心存焉。涵養純熟。其理著矣。此持敬之效也。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若夫不敬之害。又有可畏者。須臾之頃。一有間斷。則私心日熾。人欲日滋。萬端膠擾。雖不火不冰。而寒熱交攻。毫釐之差。繆以千里。天壤且易其方矣。由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三綱既已淪胥。九容九思之法。亦復蕩佚無有。不敬之害。可勝言哉。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靈臺。心也。於是呼小子而叮嚀之曰。嗚乎小子。觸目警心。尚其念哉。因事致誠。尚其敬哉。爰假筆墨之司。揭此垂戒。敢告爾小子之各有心者。噫。朱子此箴。示人持敬之道。可謂至矣。學者有志聖賢。而從事於存養省察之功。舍是曷由乎哉。